京剧彙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七十三集

双鴛夢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七十三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京剧彙編（第七十三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裱褙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3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4 9/16·插頁：2·字数：100,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30册

統一書号：10071·416　　定价：(7)0.41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剧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淸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剧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双鴛夢

金世禾藏本

提　要

明朝，姑苏名士鍾心，夢中与一美女互訂鴛盟，醒后日夜思慕，寢食不安。

翰林院大学士文岸，慕鍾才华，欲以女媚兰妻鍾生，托县令楊令修为媒。鍾因怀念夢中人，托故辞退，并决心云游天下，寻訪夢中人。临行，將事訴与学友賈俊才，托其代管詩画。

鍾至鎮江地面，适遇京江都督蔡节，有女奇丑，欲配鍾心，延聘未果，遂設圈套誆鍾至家，密圖完配。終为鍾心發覚，留書出走。

暫至鎮江，遇媚兰扫墓，宛似夢中所見，几費周旋，始訂白首之盟。

文岸于鍾心拒婚后亲赴姑苏訪鍾，时鍾已云游在外，俊才假冒鍾心应聘入贅。及至文府，为媚兰識破，婢女輕云献計，陷害俊才，逼其黄夜潜逃。

鍾心至江阴，投姑丈右軍都督阴紅家，見表妹丽娟亦应夢兆，又訂百年之好。

崆峒公主謀反，蔡节奉旨出征，連战皆敗，急書求救。

阴紅出师，屢傳捷报。崆峒公主兵敗，只身逃入古庙。适鍾心上京途中，避兵入庙，陈以利害。崆峒公主痛写血書，囑其部將归降。鍾心往复阴紅。阴紅即差人招降崆峒諸將，一面奏請招安。

蔡嫉其功，途劫血書，反誣阴、鍾通寇，竟將阴紅收监；并發文四处捉拿鍾心。

时俊才落魄，犹假鍾心之名卖画，因被楊府差官捉去。令修一見，知非鍾心，將錯就錯，即送有司审問。

崆峒二次兵犯江阴。丽娟逃难，途遇拐妇，遂被卖与文府为婢。媚兰与丽娟相見，互訴往事，方知同配一夫，慨歎之余，結为姊妹。

事为錦衣衛所察，徑往文府提阴紅之女丽娟。使女輕云見义勇为，代替丽娟赴难。明帝以阴、鍾之案未明，詔發司礼监内暫养。

鍾心更名应試，得中狀元，請旨出征，力息边乱。繼而巡按金陵，于蔡府搜出崆峒公主血書，阴紅一案大白，媚兰、丽娟奉旨与鍾心完配。

第　一　場

〔八罗汉引弥勒佛上，“点絳唇”〕

弥勒佛　（念“西江月”）

情称無生無灭，

姻緣是色是空；

呵呵大笑悟無穷，

今古情場一夢。

吾乃弥勒古佛是也。自从南朝建寺以来，在这姑苏虎邱寺內享受人間香火，見多少痴男怨女，离合悲欢。今有才子鍾心，与文媚兰、陰丽娟有姻緣之分，但須多經磨折，方始团圓。吾不免將夢神喚来，引他的夢魂与文小姐在花园相会；再將那五花官誥兩份点示于他。夢神哪里？

〔梦神上〕

夢　神　大地乾坤同一夢，世人几个醒黃粱！

我佛傳喚，有何法旨？

弥勒佛　今有鍾心与文媚兰、陰丽娟有姻緣之分，可將他的夢魂引到文氏园中，使他二人相会；再將那官誥兩份点示于他！

夢　神　遵法旨！（下）

弥勒佛　且到西方洒落去者！

〔同下〕

第 二 場

〔鍾心上〕

鍾　心　(引)長安日远，問蟾宮，折桂何年！

(詩)心事悠悠欲問天，

春愁無限独成眠。

榮枯尽付浮云外，

只羡鴛鴦不羡仙。

小生、姓鍾名心字青士，姑苏洞庭山人也。書香世族，領袖黌門。嘆中饋之犹虛，实佳人之难得。年华虛度，困守芸編。在这虎邱寺中，与同窗賈俊才为文字之会。昨日县令楊公奉崑山文老先生之命，托其观風代考。那楊公与我累代交誼，着人送題前来。不免將賈兄喚出，一同作文。

〔書僮暗上〕

鍾　心　書僮！

書　僮　有。

鍾　心　請賈相公出来！

書　僮　有請賈相公！

〔賈俊才上〕

賈俊才　(引)春日懨懨正好眠，又何事，將人呼喚？

何事？

書　僮　我們相公請你。

賈俊才　原来如此。啊鍾兄請了！

鍾　心　請坐！

賈俊才　有坐。喚小弟出来，莫非心身悶倦，要出去玩要么？

鍾　心　今有楊县令观風，題目在此。小弟已將笔硯安排，

你我一同作文如何？

賈俊才　兄台又来取笑，我哪里干过这般把戏？你是个做名士秀才的，喜欢咬文嚼字，挖肚嘔心。小弟实在有些不耐煩，不敢奉命！

鍾　心　这是兄台过謙，你我同作何妨。書僮磨墨！

賈俊才　这是何苦！

鍾　心　（唱）光陰一去急如梭，
　　少不努力老若何？
　　文章有价終非錯，
　　管叫他年占魏科。

〔賈俊才假裝肚疼介〕

賈俊才　不好！我的肚子痛得紧，暂时告便。

鍾　心　請便。

賈俊才　（改京白）这个書呆子，哼哼唧唧的，我眞受不了！（下）

鍾　心　賈兄去了，文已作完。覺得身体困倦，且到后面休息片时！
（唱）似这等好春光怎生消遣？
　　滿怀事且付与一枕游仙。

〔同下〕

第　三　場

〔幕开：花园景。文媚兰上〕

文媚兰　（唱西皮倒板）
　　春晝永午風和幽窗人靜，
（轉西皮原板）
　　抛綉綫出深閨小步园亭。
　　最关心經过了几番風信，

怕开到白茶蘼又送殘春。

縱年年花相似人非前俊，

好韶光莫空負一刻千金！

我、文媚兰。崑山人氏，侨廝金陵。严亲在堂，終鮮兄弟。每日針黹余閑，喜亲翰墨。今日爹爹出門去了，独坐無聊，侍女輕云也不知到何处玩耍。为此散步花园，暫时消遣。看春光明媚，姹紫嫣紅，好一派景致也！

（唱南梆子）

满园中观不尽陽春烟景，

对群芳加月且聊遣閑情。

桃李花能几日飄零成陣，

似紅顏多薄命誤嫁东君。

海棠嬌扶不起美人春困，

丁香結恰好似綰就同心。

驀然間又只見蝶衣晒粉，

呀！

却緣何藏踪迹化夢無痕？

适才留恋花間，見一双蝴蝶飞来，甚是可爱。怎奈扑来扑去，忽然踪影全無，倒覚得精神有些疲倦，且到亭中小憩片时。

〔吹打。梦神引鍾心上，立；复引文媚兰起，坐于湖石。梦神下〕

鍾　心　啊，恍惚之間，信步而行，不知来到什么所在？（看介）好一座花园，待我进內观看。（見文媚兰惊介）呀！那旁有一女子，美艳非常。意外奇逢，豈可錯过？不免向前見禮，也好交談。啊小姐，小生这廂有禮了！

〔文媚兰起立，惊介〕

文媚兰　何处狂生，竟自擅入人家，是何道理？

锺　心　小生姓锺名心，乃姑苏黌門秀士，虽然誤到天台，亦是前緣造定。幸接芳顏，望垂青目！

文媚兰　男女有别，应避瓜李之嫌。若尽迟延，恐有不便。

锺　心　小姐呀！

（唱南梆子）

虽然是萍水間初逢一面，

又何异感洛浦贈珮貽言？

〔文媚兰轉身避介，锺心笑介〕

锺　心　（接唱）

又何必作嬌羞这般靦腆？

效于飞恰胜似簫玉乘鸞。

好年华休辜負如花美眷，

〔文媚兰羞介，锺心牵衣介〕

锺　心　（唱）趁良时且和你恣意幽欢。

文媚兰　呀！

（唱西皮二六板）

見此情不由我眉峰翠歛，

頰暈紅霞欲語难。

暗轉秋波把檀郎看，

果然是玉树临風前。

女兒家的清白拚污玷，

只怕秋風扇弃捐。

宛轉思量心旌搖乱，

〔文媚兰为难避介，锺心求介〕

锺　心　（接唱）

学神女会襄王云雨巫山。

〔文媚兰、锺心下。梦神带二杂役捧鳳冠霞帔上〕

夢　神　風流締就双鴛夢，金殿他年第一人。

吾乃夢神是也。奉佛祖之命，捧定兩副花冠，与鍾心示兆。你看他二人断云零雨，尚自多情，待我小小惊吓于他。呔！大胆狂徒，青天白日，竟敢做出这样事来！將他拿入官衙，問他个“踰东家牆而摟其处子”的罪过！

〔鍾心、文媚兰上〕

文媚兰　外面因何这等喧嘩？好不吓煞人也！

鍾　心　小姐，你、你、你藏在亭內，小生逃命要紧。

文媚兰　(扯介)鍾郎哪里去？

〔鍾心推文媚兰坐、入睡介〕

鍾　心　我、我、我要去了！

〔鍾心出門逃介，梦神扯住介〕

夢　神　你往哪里走！

鍾　心　你、你、你这这是何、何意啊？

夢　神　哈哈哈……！狀元公不要駭怕，我与你賀喜来了。

鍾　心　我不是狀元，你不要認錯了。

夢　神　鍾相公，你今大魁天下，宴赴瓊林，喏、喏、喏，还有尊夫人的鳳冠、霞帔在此，不信請看！

鍾　心　哦！如此說来，我果然是狀元了？

夢　神　不錯，是狀元了。

鍾　心　哈哈哈……！哎呀妙啊！且喜我那美人也有了封誥，待我看来。(看鳳冠介)咦！一个美人，为何有兩副花冠？这是什么緣故？

夢　神　只因你艳福双修，故尔天恩特賜。此时不必細問，快到后面冠帶，随我赴宴去吧！

鍾　心　哦，是是是！

〔梦神、二杂役引鍾心下。輕云上〕

輕　云　(念)生小侍閨房，

薰衣理綉床；

清閑無別事，

終日伴紅妝。

我、輕云。方才小姐在那里刺綉，我趁着这个当兒，办了点私事。回到房中，不見小姐。为此来到花园，也不知道是在这兒哪，还是到哪兒去啦。且到园中寻找。(看文媚兰介)喲！怎么小姐竟在亭子里睡着啦？受了凉可不是玩兒的。小姐醒来！小姐，你可別在这兒睡呀！

文媚兰　(揉眼欠身)啊，鍾……

輕　云　什么鐘兒、磬兒的，您还說夢話哪！

文媚兰　輕云，等你半日，往哪里去了？

輕　云　才这么会兒，又半天啦！您做針綫活，我剛繞个弯兒就回来啦。因为不見小姐，故此寻找前来。天已不早啦，請回房去吧。

文媚兰　我四肢懶倦，且回房中休息便了！

(唱西皮散板)

适才間与鍾郎恩情繾綣，

这当兒似犹听軟語纏綿。

影迷离怎辨得是眞是幻，

好風光只留得夢里回甘。

〔同下〕

第　四　場

〔楊令修上〕

楊令修　(引)政簡刑寬，喜民淳，花落庭閑。

（詩）提封百里小諸侯，
　　蒿目常怀天下憂；
　　惟願斯民登袵席，
　　康衢齐唱太平謳。

〔院子暗上〕

楊令修　下官、楊令修，京畿人也。官居吳县县令，倒也物阜民安。昨蒙聖恩行取，入京供職。前者座师文老先生命我观風代考。这学中有一秀才鍾心，与下官累代交誼，也曾送題目与他。文章想已作就，不免前去看望。家院！

院　子　有。

楊令修　往虎邱寺去者！

院　子　是。

〔圓場〕

楊令修　来此已是虎邱僧舍。家院暫退，待我独自进去。

院　子　是。（下）

〔鍾心暗上，睡介〕

〔楊令修进門看鍾心介，鍾心作梦中語介〕

鍾　心　啊美人，你看这花冠可好么？

楊令修　哈哈哈……！我道他是夢周公，却原来在那里想"美人"。待我將他喚醒。啊，鍾兄醒来！

鍾　心　（醒介）哎呀呀，不知尊駕光临，多有得罪。快快請坐！

〔書僮暗上〕

楊令修　小弟蒙恩行取，不日进京，特来与兄話别。

鍾　心　恭喜高迁！改日叩賀。

楊令修　豈敢！仁兄的試卷可曾作完？

鍾　心　（遞卷介）早已完畢，还求指教。

楊令修　(接卷看介)字字珠璣，篇篇錦綉，眞不愧吳下才人！

鍾　心　慚愧！

楊令修　此卷小弟帶回，一同解送。告辞了！正是：文章千古事，灯火十年心。(下)

鍾　心　哎呀且住！方才朦朧之際，到一花园，見一个絕色美人，相与欢会。兩下方在情濃，不想被人惊喚，說我中了狀元，又送来冠帔兩份，道我是“艳福双修”。正要追問情由，又被楊公喚醒，却是南柯一夢。虽然是夢，这一个美人是見过的了。那一个不知又在何处？好不令人难解也！

(唱西皮散板)

回想起絕代姿心情撩乱，

夢疑眞眞疑夢頃刻姻緣。

道不成这夢中人是曇花一現？

那老人言道，我命中合有二美。想我夢見的，尙且是水月鏡花；那未曾見的一个，豈不更是虛緲無憑了么？

(唱)哪一个更远似海上神山。

唉！那一个且自由她。我若再遇見夢中之人，一把拉住，我是再也不放的了！

〔鍾心作手势拉書僮走介〕

書　僮　相公，您拉她，别拉我呀！

鍾　心　(回头)啐！哈哈哈……！

書　僮　哈哈哈……！

〔同下〕

第　五　場

〔文岸上〕

文　岸　（引）为忤权奸，早抽身，退卜林泉。

（詩）白髮如絲日日新，

不亲权势正因循；

塵冠高挂渾無事，

野鶴高飞避俗人。

老夫、文岸，崑山人氏，官拜翰林院大学士。只因刘瑾乱政，朝事日非，疏請休官，退归故里。怎奈聖上未允。为此請假，暫寓金陵，以待朝廷后命。不幸夫人去世，就葬在郊外山后，算来已有三年。半百無兒，只有小女媚兰承欢膝下。且喜她才堪咏絮，貌可羞花。久思覓一乘龙佳婿，未遇其人。前托門生楊令修代为季考，借观人才。且等試卷解来，細細遴选。道犹未了，女兒早出来也。

〔輕云、文媚兰上〕

文媚兰　（引）春夢無端，扰情怀，几許愁添。

爹爹在上，女兒万福！

文　岸　罢了，一旁坐下。

文媚兰　謝坐！

文　岸　兒啊，你看天气清和，庭前花放，如此春光，不可辜負，我与你小飲几杯。

文媚兰　遵命！

文　岸　輕云看酒！

輕　云　是。

文　岸　（唱）岁月如馳烏兎走，

青春几日白了头。

虽然是有女多聪秀，

伶仃弱質难續箕裘。

文媚兰　（唱）劝爹爹莫愁煩且开笑口，
　　又何用常怀百岁憂！
　　兒頗知讀父書膝前相守，
　　虽巾幗胜鬚眉班史名留。

〔楊管家捧文上〕

楊管家　奉了太爷命，前来送試文，
　　門上哪位在？

〔院子暗上〕

院　子　何事？

楊管家　苏州楊老爷送試卷在此。

院　子　候着。禀老爷：楊老爷差人送試卷前来。

文　岸　来人重賞遣回，卷子留下。

院　子　是。

〔院子接卷介，楊管家下。院子呈卷介〕

文　岸　兒啊，这是我托楊令修观風，送来的考卷。为父有些不胜酒力。你且代看，若有好文章，說与为父知道。

文媚兰　是。

〔文岸下，院子随下〕

文媚兰　輕云，將酒筵撤过，安排笔砚！

輕　云　小姐，您这就是考試官兒啦。

文媚兰　差也不多。

輕　云　比方說，我要来考試，您中我不中？

文媚兰　只要你文章作得好，自然会中。

輕　云　小姐考了鬟，自然是要中的！

文媚兰　休得胡言！到下面烹茶伺候，喚你再来。

輕　云　是。（出門介）趁这工夫，我玩一会兒再来。（下）

文媚兰　（看卷介）此卷文理欠通。（翻过，又看一卷）文不对題，令

人可笑。(又翻，又看一卷)抄襲成文，愈發不像話了。看了半日，竟無实学眞才，好不煩悶。也罢，剩下此卷，待我胡乱看过。(見鍾心卷惊介)呀！

(唱西皮二六板)

只見他笔生花雄才八斗，

不愧南州第一流。

試官幸未把高文漏，

滄海遺珠網底收。

尽你有奇才我有玉尺量就，

也算得文字交神契心投。

这等絕妙文章，几乎將它錯过。待我稟与爹爹知道。有請爹爹！

〔文岸上〕

文　岸　我兒可曾將試卷看完？

文媚兰　俱已看完。但是平庸居多。惟有此卷，擲地可作金石声，爹爹請看！

文　岸　(看卷介)清新俊雅，賞鑒果是不差。且看他是何人名姓？(啓封念介)"吳江县生員鍾心。"(点头介)原来就是此人！

文媚兰　(背惊介)呀，果然有个鍾心！爹爹，此人是誰？

文　岸　此人乃当今少年才子，果然名不虛傳。聞他擇配未娶，眞堪为吾佳婿也！

〔文媚兰背作羞介〕

文　岸　待我修書，托楊令修为媒便了！

(唱)这也是月下人紅絲系耦，

但願得乘龙婿招贅秦楼。(下)

文媚兰　(唱)夢中人又誰知無中生有，

代量才却不道自作蹇修。(坐介)

〔輕云捧茶上〕

輕　云　小姐，您看了这半天的卷子，想必累啦，請喝点茶吧！

文媚兰　(搖头)你且放下。

輕　云　喲！小姐，看您不言不語，只是出神，莫非有什么心事嗎？

文媚兰　輕云，我那日在花园，你可記得？

輕　云　不錯，記得，您不是在那兒睡着啦，还是我把您叫醒的，是不是？

文媚兰　正是为那日午睡，得了一夢，好不稀奇！

輕　云　做夢乃是常事，有什么稀奇的呢？

文媚兰　我忽然夢見一个書生……

輕　云　書生！哦，書生，小姐您知道他是誰嗎？

文媚兰　他說叫什么鍾心。方才閱卷，果然有个秀才叫做鍾心。

輕　云　(惊介)怎么，卷子上果然有个鍾心？这可眞奇怪呀！小姐，他的文章好不好？

文媚兰　許多卷子，惟有他好，老爷甚是欢喜。

輕　云　不用說，老爷一定要招他为婿。但是文才虽好，不知品貌如何。您夢中見他，長得到底怎么样哪？

〔文媚兰羞不語〕

輕　云　小姐，您告訴我，怕什么呀？

〔文媚兰仍不語〕

輕　云　好小姐，咱們倆如同一个人兒一般，您告訴我，难道我还告訴旁人不成？

文媚兰　輕云哪！

(唱西皮搖板)

那書生生長得眉目俊秀，

輕　云　喲，是个标致人！

文娟兰　（唱）他言道叫鍾心住在虎邱。

輕　云　原来是姑苏人。

文娟兰　（唱）倚仗他風流样把人挑逗，

輕　云　他逗您，您又怎么样哪？

文娟兰　（唱）一霎时乱我心兩意綢繆。

輕　云　小姐啊！

（唱）有道是好姻緣三生注就，

平白地怎能够魂夢相投？

今日里看文章自通媒媾，

有情人天作合早結鸞儔。

〔同下〕

第　六　場

〔楊令修上〕

楊令修　未朝金闕登丹陛，先作伐柯执斧人。

下官、楊令修。昨有文老先生書信到来，因爱慕鍾心的才华，意欲招为贅婿，托我与他作伐。少时到虎邱寺走走。家院！

〔家院上〕

家　院　有。

楊令修　伺候了！

家　院　是。

〔鍾心上〕

鍾　心　故人將远别，携手上河梁。

門上有人么？

家　院　鍾相公請少待。禀老爷：鍾相公求見。

楊令修　快快有請！

家　院　有請！

〔鍾心、楊令修相見介〕

楊令修　正要造訪，却蒙台駕光临。

鍾　心　聞得县尊不日啓程，一来道賀，二来稍叙衷腸。

楊令修　多承厚意。啊鍾兄，日前的大作，文老先生一見，十分欽佩，特托小弟与他女兒作伐。不知兄台意下如何？

鍾　心　一介寒士，怎敢高攀！尙望轉达文公，多謝盛意。

楊令修　聞得文小姐才貌兼全，兄台不可錯过！

鍾　心　自慚寒陋，門第悬殊，实实不敢从命！

楊令修　鍾兄啊！

（唱）論才华你可称文章魁首，

論閨閣她也是仕女班头。

似这等好姻緣天生佳耦，

又何必劳寤寐更向他求？

鍾　心　（唱）謝县尊意殷勤故人情厚，

怎奈我这青衿說也堪羞。

古名言曾道是齐大非耦，

待他年登金榜再咏雎鳩。（下）

楊令修　（唱）眼前的美滿事他反不就，

好叫我月下人难以为謀。

〔同下〕

第　七　場

〔賈俊才上〕

賈俊才　（念）呼盧飲酒欠成人——厮混，

錢財费尽买衣巾——撑棍，

讀書提起便头疼——沒份，

一心只想俏佳人——同瞅。

学生、賈俊才。連日看花吃酒，許久未到書房。今天無事可做，且到書房鬼混一回。鍾兄哪里？鍾兄哪里？哈哈哈……！（改京白）你看他平日專会說嘴，敢情也是坐不住，出去遛躂去啦。待我看他可有新作的窗課。（翻書介）眞可以，歪詩歪文倒作了不少。

〔鍾心、書僮上，与賈俊才相見介〕

賈俊才　（韵白）鍾兄，几日不見，怎么这般消瘦了哇？

鍾　心　連日神思困倦，茶飯無心，不知何故。

賈俊才　我来猜上一猜。（想介）是了，看你作的文章太多了，敢是劳神过度？

鍾　心　不是的。

賈俊才　哦，莫不是早起看花，夜来吃酒，（改京白）八成是停食着凉吧？

鍾　心　愈發不是了。

賈俊才　（韵白）哦哦哦，明白了，一定在外面有了相知，美的你神魂顚倒，是与不是？

鍾　心　旣猜不着，就不要猜了。

賈俊才　实实的猜不着，我也不猜了。且問鍾兄，方才从何处而来？

鍾　心　楊县尊行取入京，前去一送，誰知他要替我作伐。

賈俊才　做媒是好事。不知是哪一家呢？

鍾　心　就是前日观風的崑山文老先生。

賈俊才　（頓足介）唉，可惜！不曾抄得兩篇文章送去，倒被你占先做了翰林院大学士嫡嫡亲亲的女婿，眞是造化，造化！

鍾　心　賈兄不必着急，这亲事我已回絕了。你現在去做他

的嫡亲女婿，也还不迟。

賈俊才　你怎么放着肉不吃，倒来扯淡？

鍾　心　这是什么講話？随她怎样的宦門小姐，怎比我那——(住口介)

賈俊才　漏了，漏了！

鍾　心　漏了什么？

賈俊才　我說你另有相知，你还强辯。現在不打自招，还不从实說来！那人者，何人也？

〔鍾心笑而不語〕

賈俊才　(京白)我又不割你的靴靿子，你說說何妨哪！

鍾　心　休得取笑。小弟那日曾夢見一个絕世美人，与她訂就鴛盟。除非此人，断不婚娶！

賈俊才　你可知她姓氏？

鍾　心　倒不曾問过。

賈俊才　你这人忒呆了！現成眞的不要，倒要那个假的。又不知她姓甚名誰，你是怎样的娶法？

鍾　心　我自有主意。我姑父淮揚阴都督，有信前来接我。趁此机会，要寻那夢中美人。已命書僮雇下脚程。这些書籍并小弟作的詩文，煩兄代为收好。就此告别，你我后会有期。書僮帶馬！

書　僮　是。

〔鍾心、書僮下〕

賈俊才　哈哈哈……！我看他簡直有些瘋病。为做了一个夢，竟自寻找去了。他留下这些詩文窗課，倒要替他收好，倘若宗师考試时节，一时作不出来，就抄它兩篇，有何不可？哎呀，天不早了，我也出去白相白相，正是：

好笑老鍾是阿呆，
出得門去头不回。
揚着鞭兒哼唧唧，
这夢从何找出来？

哈哈哈……！（下）

第八場

〔場設幃帐、書案、妆台，文媚兰暗上，臥介。輕云上〕

輕　云　（念）春眠不覺曉，
　　处处聞啼鳥；
　　夜来風雨声，
　　花落知多少！

我、輕云。我家小姐自从閱卷之后，以为夢中書生果有其人，十分思慕。老爷前托楊县令提亲，不想那鍾生以“寒薄”为辞，竟自不允。难道小姐夢見他，他竟不曾夢見小姐嗎？幸喜老爷爱重于他，今又亲到姑苏訪他去啦。小姐这几日精神恍惚，总是晚起迟眠，天到这时候，还未起床，待我进去瞧瞧。（进門，挂帐介）小姐，天不早啦，請起来梳洗吧！

〔文媚兰醒，揉眼介〕

文媚兰　輕云，什么时候了？

輕　云　將已近午。

文媚兰　呀！

（唱南梆子）

　　这几日悶懨懨如呆似病，
　　瘦腰圍罗帶緩更減三分。（拂袖自看，起立介）
　　意偏慵一任他塵生明鏡，（入妆台，对鏡介）

輕　云　我来梳头。

文媚兰　（唱）美紅顏空顧影惟我憐卿。

〔輕云与文媚兰梳头簪花介〕

輕　云　喲！看这支簪子上一对鴛鴦，多么好看！

文媚兰　（唱）八宝簪虽做就鴛鴦交頸，

怎知他愁失侶比翼难成！

輕　云　小姐，您怎不用点胭粉哪？

文媚兰　（唱）病姿容又何用調朱敷粉？

洗鉛华修凈業自懺余生。

輕　云　小姐，您这个念头可想錯啦！常言道：好事多磨。越是为难，到了成就的时候，那才更有滋味哪。据我看，不如請了太医，給您吃点寬心舒气的葯，就好啦。

文媚兰　我这病，豈是太医能治得的！

輕　云　可也是，心病还須心葯医。那么您看看書，解解悶吧。

文媚兰　哪有心情看得下去！

輕　云　这就难啦。莫不成只管發愁嗎？小姐，您旣是滿怀憂郁說不出来，何不作首詩，發泄發泄，也免得憋得慌啊！

文媚兰　也只好寄情吟咏，舒我幽思！

（唱）为伊人尽思量重温旧夢，

偏則是凝望眼夢又無憑。

道虛無却怎生見伊名姓？

但只怕他那里誤認飞瓊。（坐介）

花箋拿过来！

輕　云　不用花箋，就題在罗帕上倒好。

文媚兰　唉！

（唱）这罗巾湿透了墨痕泪影，

似春蚕吐不尽一縷柔情。（題詩介）

（詩）香閨寂寂奈何春，

不見花前夢里人；

底事含羞輕未吐，

断腸名姓卷中眞。

昆山文媚兰感題。

輕　云　您瞧，总忘不了那个夢！这不是自寻煩惱嗎？天已过午，小姐該用飯啦。

文媚兰　正是：

惊回好夢一声鶯，

輕　云　犹忆喁喁細語情。

文媚兰　吟罢倚闌倍惆悵，

輕　云　海棠时节又清明。

文媚兰　啊輕云，不是你提起，我把节令都忘了。清明已近，欲到夫人墳前祭扫。只是老爷未回，怎样前去？

輕　云　好在还有几天。若是老爷未回，命老院子同去何妨！

文媚兰　且到那时，再作道理。

輕　云　小姐，您把罗帕帶好，可別讓人瞧見！

文媚兰　（看帕介）唉！（袖帕介）

〔同下〕

第　九　場

〔場設山景，上書“崆峒山”三字。牌子。四嘍兵引崆峒公主、賽金刚、鉄罗汉上〕

崆峒公主　（念）雉尾貂翎絕点塵，

战裙低簇錦袍新。

身輕漫道能馳馬，

不讓当年掌上人。

吾乃、崆峒公主是也。

賽金剛　二大王賽金剛是也。

鉄罗汉　三大王鉄罗汉是也。

崆峒公主　曾祖陈友諒，与明朝爭夺天下，不幸而亡。自祖父以来，占据崆峒山已有三世。父亲生我姐弟三人，欲报先世之仇。为此在山中操練人馬，个个精强。今以借粮为名，下山打掠一番，且看那官兵动靜，不知二位賢弟意下如何？

賽金剛
鉄罗汉　姐姐言之有理。

崆峒公主　今乃黄道吉日，就此下山！

四嘍兵　啊！

〔同下〕

第　十　場

〔蔡节上〕

蔡　节　(引)虎帳談兵，倚威权，任我横行！

(詩)一鎮京畿数十秋，

不輸騎鶴上揚州；

翻云复雨憑吾手，

又道英雄足智謀。

某、京江都督蔡节。鎮守京江等处，十有余年。虽然目不識丁，偏是胸藏有甲。且喜地饒民富，足飽私囊。夫人早亡，幷無子嗣，單生一女，名喚如花，容顏虽覺丑陋，頗欲擇一玉堂佳婿。聞得吳下才子鍾心少年未娶。前差院子具礼相邀，說他夢見什么

美人，竟自出游，不知去向。哈哈哈……！他既这样痴情，正好行我詭計。已命院子各处寻訪，待他回来，我自有道理。家院！

〔家院暗上〕

家　院　有。

蔡　节　請小姐出堂！

家　院　有請小姐出堂！

〔丫鬟、蔡如花、乳娘上〕

蔡如花　天生厚福鍾于我，珠翠叢中女嫦娥。（进見介）
参見爹爹！

蔡　节　罢了。看你鬢髮散乱，又到何处玩耍？

蔡如花　我在那后楼打秋千玩来着。

蔡　节　那后楼过高，外人观之不雅。

蔡如花　孩兒乃千金之体，誰敢輕視于我？他們要有三言兩語，捉將过来，先抽他几十皮鞭子！

蔡　节　胡說！

蔡如花　怎么是胡說？你不叫我說話，我就不說！

蔡　节　豈有此理！

〔院子上〕

院　子　快婿从天降，佳人待月圓。
参見老爷！

蔡　节　訪問鍾心怎么样了？

院　子　小人奉命寻訪，事有凑巧，那鍾心为訪夢中美人，剛剛来到此地，住在甘露寺內，就在后衙左近。特来禀报。

蔡　节　有这种巧事！我想那鍾心为訪夢中美人，必須定計誆騙，方能成功。乳娘过来！

乳　娘　是。

蔡　节　你同院子前去提亲，待我教导于你，附耳上来！

（与乳娘耳語介）

乳　娘　遵命！

〔乳娘、院子下〕

蔡　节　（看蔡如花介）唉，只是你丑得忒凶了，叫我真真替你为难也！（下）

蔡如花　哈哈！左也說我丑，右也說我丑，誰叫你老兩口——（住口介）咳，叫我該說什么好！这一肚子气往哪兒出去！

丫　鬟　姑娘，咱們还是打秋千去吧。

蔡如花　好好好，打秋千去嘍！

〔分下〕

第十一場

〔鍾心带病，書僮扶上〕

鍾　心　（唱）都只为夢中人远离乡井，
　　又誰知愁和病相与纏身。
　　怕的是困穷途床头金尽，
　　这相思空付与野馬飞塵。

唉！小生因寻找夢中之人，一路行来，到了这鎮江地面。不想感受風寒，一病多日，只得住在甘露寺內，靜心調养。这兩天虽觉好些，只是尙难行走，又不知我那美人在于何处？好不煩悶人也！

書　僮　相公，您好好保养身体，别再胡思乱想啦。等病体痊愈啦，什么就都好办啦。

鍾　心　且等病好再講。

〔院子、乳娘上〕

院　子　奉了都督命，

乳　娘　設計騙东床。

院　子　来此已是，不免进入。(进見鍾心介)这位就是鍾相公么？

鍾　心　小生便是鍾心。二位来此何事？

乳　娘　我家老爷就是京江蔡都督。只因小姐前得一夢，夢見一位書生，姓鍾名心。

鍾　心　(惊介)怎么，小姐夢見我么？

乳　娘　正是。小姐因为思想相公，看看成病。老爷只有一位小姐，十分鍾爱，命我等四路寻訪。庙祝言道，他这里住着一位鍾相公，故此特地前来。

鍾　心　(喜介)哎呀呀，謝天謝地！不想我这一病，倒將那夢中人遇着了。不瞞二位，小生亦为此夢而来。

乳　娘　既是夢夢相同，此乃前緣注定。就請相公同到衙中，去見我家老爷。

鍾　心　只是一介寒儒，無物为聘。

乳　娘　这倒不消。我家老爷情願倒賠妝奩，与相公成其好事。

鍾　心　如此明日便到衙中拜謁。

院　子
乳　娘　一言为定，不可失信，我等吃罪不起。

鍾　心　那个自然。

院　子
乳　娘　我等告退了。

乳　娘　一番巧說合，

院　子　兩地錦团圓。

〔院子、乳娘下〕

鍾　心　哈哈哈……！不想这等巧遇，也不枉我跋涉一場。書僮，快將我的衣帽打点好了，明早往蔡府求亲。

書　僮　慢来慢来！不知蔡都督有几位小姐？

鍾　心　方才媽媽言道，只有一位。

書　僮　如此說，怕相公夢見的美人不是她吧？

鍾　心　豈有此理！难道小姐夢見的書生也不是我不成？

書　僮　哈哈哈……！若果是这位小姐，您怎么会看上她哪！

鍾　心　狗才！那小姐容貌，蓋世無双，怎么看不上啊？

書　僮　那小姐容貌，果然蓋世無双；可是“美人”二字，怕有点当不起！

鍾　心　难道你見过她么？

書　僮　自然是見过。蔡府有一后楼，小姐每日必到楼中玩耍，所以我看見过。

鍾　心　（呆介）此話当眞么？

書　僮　相公不信，等小姐上楼，您一看便知。

鍾　心　如此快去看来！

〔圓場〕

〔場設楼景。二丫鬟、蔡如花上楼介〕

鍾　心　書僮，这許多妇女，不知誰是小姐？

書　僮　（指蔡如花介）那滿头珠翠，靠窗站的那个美人，不就是小姐么！

鍾　心　（惊介）哎呀，这、这、这就……

書　僮　別嚷！有話回去再說。

〔鍾心、書僮急走圓場。二丫鬟、蔡如花暗下〕

書　僮　相公，衣帽都打点好啦，什么时候去求亲哪？

鍾　心　哪个还要衣帽？眞眞白日見了鬼了！

書　僮　你瞧瞧！亲口許下求亲，您不去，人家答应嗎？

鍾　心　哎呀呀，这、这、这便怎么处？

書　僮　我倒有一个主意。

鍾　心　什么主意？

書　僮　給他个溜之乎也！

鍾　心　只好如此。待我复他一信，交与庙祝，就說淮揚阴都督差人前来接我，連夜开船去了。婚姻之事，再作商量。我們却从旱路直奔金陵，你看如何？

書　僮　事不宜迟，您快写信，我把行李拿上，咱們馬上就走！

〔鍾心修書介，書僮拿書向內喊介〕

書　僮　当家的，房飯銀兩，放在桌上啦。書信一封，送到蔡府。我們赶船上淮揚去啦。

众　　（內）啊！

〔鍾心、書僮急下〕

第十二場

〔蔡节上〕

蔡　节　才人已入風魔窟，虎帳今开玳瑁筵。

昨日略施小計，那鍾生果然信以为眞。今日前来拜謁。已命家院去請，想必来也！

〔院子急上〕

院　子　稟老爷：鍾生不見了！

蔡　节　怎么講，他、他、他往哪里去了？

院　子　方才問过僧人，說淮揚阴都督是他姑丈，連夜开船去了。留下書信，老爷請看！（呈書介）

蔡　节　（拆書念介）“婚姻之事，再作商量。”呀呀呸！这分明

是辞婚之意，令人可恼！

（唱）恨鍾心你不該出言反汗，

　　分明是小覷我拥纛分藩。

　　这机关被猜破遭他暗算，

　　掬尽了湘江水怎洗羞顏！

且住！我今手握大权，不能得穷酸为婿，反留下話柄，遺笑于人，豈肯罢了不成？待我帶領亲兵，乘舟追赶，將他拿回問个“弃亲潜逃”之罪。家院！

院　子　有。

蔡　节　吩咐中軍，点起五百名亲兵，待我亲自駕舟追赶！

院　子　是。（下）

蔡　节　唉，眞是豈有此理！（下）

第 十 三 場

〔探子甲上〕

探子甲　俺、流星探子是也。今有崆峒山寇逢州夺州，遇县搶县，不免报与蔡都督知道。

〔幕內吶喊声〕

探子甲　远远望見蔡都督来也！

〔四龙套搖船上，蔡节上〕

探子甲　探子叩头！

蔡　节　有何軍情？

探子甲　崆峒山賊寇一路搶州夺县，杀奔徐州，特来稟报。

蔡　节　呃！山澤小寇，何必惊慌？再去探来！

探子甲　是。（下）

〔蔡节带众兵繞圓場〕

〔探子乙上〕

探子乙　禀都督：崆峒山寇蜂拥而来，离边境不远，請都督速作准备！

蔡　节　知道了。再探！

探子乙　是。（下）

蔡　节　且住！正要追赶鍾心，不想軍情紧急，只得回船。待我写下公文一角，命人下到阴紅那里，就說我营中缺少参謀，叫那鍾心速速前来，量他不能不允。众家將！

四龙套　有。

蔡　节　回船！

四龙套　啊！

〔同下〕

第十四場

〔院子上〕

院　子　俺乃文府蒼头是也。老爷吳門訪婿未回。今日清明佳节，小姐要往夫人墳上祭扫。車輛备好，請小姐出堂！

〔輕云、文媚兰上〕

文媚兰　小楼一夜雨，深巷卖花声。
蒼头，祭品可曾齐备？

院　子　俱已齐备，車輛等候多时。

文媚兰　就此前往！

院　子　是。

〔车夫上，文媚兰上车介，同下〕

第十五場

〔鍾心上〕

鍾　心　(引)为訪嬋娟，遭誆騙，險入籠樊。

小生前在京江，險被蔡节哄就婚姻，幸而知覚，逃至金陵。这秦淮堤被我踏遍，哪有夢中人的踪影！今乃清明佳节，郊外士女如云，且到那里仔細查訪，倘有机緣，也未可知。不免就此走走！

(唱)这秦淮淘不尽庸脂俗粉，

踏青游暫做个世外閑人。(下)

第十六場

〔院子、輕云、文媚兰、车夫上〕

文媚兰　(唱西皮原板)

行过了紫陌閭香塵拂面，

見多少仕女們祭扫墳前。

紙錢灰化作了蝴蝶飞散，

嘆荒丘埋尽了千古英賢。

院　子　已到墳塋。

〔文媚兰下车拜介，輕云、院子随拜介〕

文媚兰　松楸在望，难覩慈顏，好不令人悲痛啊！

輕　云　清明节年年上墳，小姐不要难过啦。咱們一年也只出城一次，何不各处走走，看看野景？

院　子　是啊，这山上桃花盛开，輕云姐陪伴小姐，慢慢游玩，小人在外等候。(下)

輕　云　小姐，老蒼头說，山上桃花开的很多，那地方又幽静，我們游玩去吧。

文媚兰　不知从何处上去？

輕　云　我在前边引路，小姐随我来！

〔文媚兰、輕云同上山介〕

鍾　心　(內)走哇!

(唱)半日間破工夫青郊游遍,

軟紅塵哪有个姑射神仙!

游了半日，所見的都是些村姑之輩，好不耐煩。此間游人虽少，頗覚清幽。(看介)那山头桃紅柳綠，甚是好看，不免走上山去。

〔鍾心在半山，文媚兰、輕云立山上望介〕

輕　云　喲，这桃花开的多么嬌艳哪!

鍾　心　何处女子声音?(找介)

輕　云　小姐!(指介)你看那不是長千里的塔嗎?

文媚兰　在哪里?

輕　云　那，那不是!

〔文媚兰下望，見鍾心惊介，鍾心亦望文媚兰惊介〕

文媚兰　呀!

(唱)俏書生分明是夢中曾見,

今日里更覚得衣履翩翩。

回头来把輕云悄悄低喚,

輕云，你看那就是夢見的書生，好不奇怪!

鍾　心　那不是夢中的美人么!待我进前仔細看来。(举步行介)

輕　云　是嗎?我細瞧瞧。喲，眞漂亮啊!

文媚兰　他要上来了，我們下去吧。

輕　云　是啦。我們快下去吧。

〔文媚兰、輕云下山介，鍾心立山上望介。院子、车夫上。文媚兰、輕云上车介，文媚兰遺帕介〕

文媚兰　(唱)这青山遮断了兩地愁顏。

〔文媚兰、輕云、院子、车夫下〕

鍾　心　(唱)閃爍間出現了桃花人面，

似漁郎又誤入武陵桃源。

哎呀且住！那一女子分明就是夢中所見的美人，正欲追赶上前，她又匆匆登車而去，姓字住处，一概不知，这便怎么处？(低头看介)呀，这是一方罗帕。(拾帕嗅介)此帕香气襲人，想是美人方才遺落的。(展看介)还有几行小字，待我看来。

(念)香閨寂寂奈何春，

不見花前夢里人；

底事含羞輕未吐，

断腸名姓卷中眞。

昆山文媚兰感題。

原来美人姓文！哎呀，我想起来了：那昆山文老先生，寄居金陵，前者托楊公为媒，我那时只想夢中之人，竟执意不允，誰想这文小姐就是我思念的美人。現成亲事，当面錯过，我眞是糊塗極矣！如今事已至此，明日就以送帕为由，与她面訂婚姻，再往京都，求楊公作伐。正是：只因一着錯，輸却滿盤棋。(下)

第十七場

〔文岸上〕

文　岸　(唱)竹笠芒鞋意自閑，

願为老圃不为官。

花时且把金樽滿；

醉后無憂天地寬。

平陽有女多嬌慣，

慎选东床坦腹难。

下官、文岸。因爱鍾心文才，托楊令修作伐，誰知鍾生以“寒薄”为辞，使我愈加敬爱。为此前来訪他，看是怎样的人物。眼望姑苏离此不远，待我暂憇片时。（下馬，坐介）

〔楊令修上，院子随上〕

楊令修　（唱）才离了姑苏城吳王台畔，
　　望帝京尙遙隔道路三千。
　　紧絲繮繞过了花堤柳岸，
　　又誰知在此地得晤师顏。（下馬介）
原来是文老座师，門生拜見！

文　岸　聞賢契行取荣陞，想就此北上了？

楊令修　門生因候領咨文，方才就道。昨見朝报，老师仍起任大宗伯，为何来到此地？

文　岸　老夫只为鍾生姻事，亲訪前来，一路看山玩水，未免多有耽擱。朝廷新命，幷未聞知。据賢契所言，不久在京都相会了。但不知那鍾生現在何处？

楊令修　此生在虎邱寺內讀書。前者他执意坚辞，老师尙远劳造訪，足見爱才若渴，令人敬仰！

文　岸　此番面訂婚姻，就帶他一同进京，少不得还要賢契为媒。

楊令修　自当从命。只是欽限紧迫，不得奉陪。

文　岸　何必客气。你我各自分路吧！

楊令修　請！

〔分下〕

第十八場

〔賈俊才上〕

賈俊才　（念）宗师發了牌，
　　　　　　吓的魂不在；
　　　　　　这頂破头巾，
　　　　　　怕不归我戴。

想我老賈这个秀才，原是半典半租的。如今宗师要考，我肚中一字全無，拿什么交卷？咳！这叫做“平日不燒香，急时抱佛脚”。沒法子，就是来不及，也得抱他一抱！（作文介）

〔文岸上〕

文　岸　曲徑通幽处，禪房花木深。

才向寺僧問过，此間已是鍾生書齋。待我問他一声。鍾兄可在么？

〔賈俊才出，見文岸介〕

賈俊才　老先生貴姓，因何至此？

文　岸　学生姓文，昆山人氏，为訪鍾兄而来。

賈俊才　（背供介）一定是提亲那話兒来也。待我冒認下来。

文　岸　請問鍾兄可在？

賈俊才　不敢！（打恭介）晚生便是鍾心。

文　岸　（背供介）怎么那样高才，却是这般陋相？待我少时再考他一考。

賈俊才　請坐！

文　岸　前讀鍾兄文章，足見飽学，想詩賦一定絕妙。可否賜教一观？

賈俊才　只是荒疎太甚，不敢献丑。

文　岸　定要領教！

賈俊才　待我取来。（背供介）幸亏小鍾的詩文皆在我手。今日却用着了。

〔賈俊才取文送介，文岸接文看介〕

文　岸　眞乃絕妙好詞！（背供介）此生貌虽不揚，才实难得，他日必然大魁天下。就招他为婿，也不辱沒女兒。（轉身）啊鍾兄，前托楊年兄作伐，何故推辞？

賈俊才　一介寒儒，恐辱大人門第。

文　岸　哈哈哈……！吾兄具此英才，豈能久居人下！一言为定，不知尊意如何？

賈俊才　（大喜，作揖介）如此垂靑，敢不从命！

文　岸　学生蒙恩起用，就要入都。待我回去，差人接兄一路同行，到了京中，也好完其姻事。

賈俊才　遵命！

文　岸　告辞了！正是：緣分不乖終有分，眞才难得解憐才。（下）

賈俊才　哈哈哈……这是哪里說起！他才一进門，我就看出几分为那亲事而来。我冒名頂替，把小鍾現成亲事竟自騙將过来。虽然有点兒不够朋友，也是那小鍾痴想美人，把这兒的亲事，他已經辞掉的了。人弃我取，有何不可？但有一件，文老先生虽然瞞过，那楊县尊現在京中，被他認出，豈不是大糟而特糟乎？須要想个主意才好！（想介）有了，一到京中，催他擇吉完婚，生米做成熟飯，也就不怕他了。妙計呀妙計！哈哈哈……！（下）

第十九場

〔鍾心上〕

鍾　心　踏破鉄鞋無覓处，得来全不費工夫。我昨日拾帕之后，打听得文府在此。只是堂堂府第，

僕从甚多，怎能与小姐見面？因此来到府后花园。(看介)且喜园門半开，待我挨身而进。(进园介)看这园中景致，与夢中一般無二，竟有这样奇事！

〔輕云幕內咳嗽介〕

鍾　心　那边有人来了，待我躲在一旁。(下)

〔輕云、文媚兰上〕

文媚兰　眉黛鎖春深，含情意未伸。

輕　云　無端遺綉帕，更自扰芳心。

文媚兰　輕云，昨日归来，此帕竟不知落于何处。倘被外人拾去，如何是好？

輕　云　小姐且在亭內安坐，待我在园中仔細寻找就是。

〔文媚兰坐亭內，輕云找帕介〕

輕　云　这可眞怪！从墳上回来，手帕就不見啦。要是此处沒有哇……

〔鍾心暗上，立輕云身后〕

輕　云　只怕是落在郊外，可就糟啦！

〔鍾心由輕云身后轉出，作揖介〕

鍾　心　大姐，你找什么？

輕　云　喲！(惊介)你是什么人，吓我这么一跳？

鍾　心　小生特为送罗帕来的。

輕　云　(細看，背供介)这不是那个書生嗎？他怎么会到我們园子里哪？倒要問問他。(向鍾心)你这書生姓什么，叫什么，家住何方，怎样拾去罗帕？快快說明还我！

鍾　心　大姐啊！

(唱)家本姑苏小洞庭，

鍾心名字在黌門。

昨日郊野来散悶，

無心巧遇拾罗巾。

輕　云　原来是鍾相公，失敬得很！

鍾　心　豈敢！

輕　云　拿来！（伸手介）

鍾　心　拿什么来？

輕　云　罗帕呀！

鍾　心　罗帕虽然帶来，須要見了小姐，方可交还。

輕　云　你說得多么容易！千金小姐，随便就跟不相干的生人見面嗎？

鍾　心　我与小姐早在夢中会过，怎說是不相干的生人哪！

輕　云　你說的净是夢話。

鍾　心　虽然夢話，却是实言。

輕　云　誰信这个！

鍾　心　見了小姐，她自然明白。

輕　云　不成不成！

鍾　心　旣不容相見，待我走去。

輕　云　慢着！（拦介）你要走，把手帕留下！

鍾　心　帕上的詩，是小姐贈我的，留不留，与你什么相干？

輕　云　（背供介）他这人，有点难纏。（向鍾心）你旣說她帕上的詩是贈你的，你何不也和詩一首，待我交与小姐，她要是答应的話，你倆豈不就見了面兒嗎？也免我中間人为难，你說好不好？

鍾　心　这也說得是。只是無有笔硯。

輕　云　我給你取去。你这兒来，坐在这牆边石头上，倘有人来，也好在山石后藏躲，可別乱动！

鍾　心　哦哦，一一从命。（坐介）

〔輕云轉身复返介〕

輕　云　我有句話問你，旣是你夢里見过小姐，老爷托楊县令提亲，又为什么辞婚不允呢？

鍾　心　咳！（頓足介）小生那时怎知小姐就是夢中之人！一心痴守，故尔才辞婚的呀。

輕　云　原来有这緣故。等着我取笔硯去。

鍾　心　是是是。

〔輕云下，拿笔硯上〕

輕　云　快写吧，笔硯取来啦。

鍾　心　多有劳动！

輕　云　別客气，快写吧。

〔鍾心坐石上，鋪帕題詩介，題完，交輕云介〕

輕　云　写作眞快呀！不愧是才子。

鍾　心　夸奬了。

輕　云　你还是坐在这兒別动窩，等一会兒給你回信兒。

（捧笔硯入亭介）

文媚兰　罗帕可曾找着？

輕　云　罗帕有啦，可是人家亲自送来的。

文媚兰　誰人送来的？

輕　云　就是那——

文媚兰　哦，那——

〔文媚兰、輕云对笑介〕

輕　云　不說您也猜着啦。我說小姐，敢情鍾相公他也做夢来着，他辞亲不允，就誤在这个夢上。这是他和的詩，小姐請看！（呈帕介）

文媚兰　（念）何幸寻春得遇春，

天涯同是夢中人。

巫山有約今重訂，

緣合何須問假眞！

洞庭鍾心敬和。

文媚兰　呀！

（唱）和新詩叙前緣欲把鴛盟重訂，

果然是眞同夢兩下痴情。

無限的苦相思欲言又忍，

似銀河隔断了牛女双星。

輕　云　小姐只管沉吟，倒是怎样回复他，您快說！

文媚兰　咳，情固可重，礼为大防，深閨少女，哪有与人私会的道理！

輕　云　整天的愁思夢想，今天有見面的机会，您又防起来啦！这可怎么办哪？既是不能見，也和詩一首，把要說的話，写在里面，也是一样。

文媚兰　只好如此。（写詩介）輕云，你說他婚姻之事，在此無益，老爷已去訪他，必然不能相遇。叫他速托楊老爷为媒，不可有誤！去吧！（下）

輕　云　小姐已回房去啦，这个書呆子，还不知怎样盼望着哩。幸而他不知小姐在此。要不然，他还許楞闖进来哪。（出見鍾心介）鍾相公，我說小姐不能見你，你不相信，費了多少話，給你帶来好消息：婚姻她已答应。你該怎样的謝我呢？

鍾　心　將来得与小姐成就婚姻，小姐之外，少不得就是大姐你了哇。

輕　云　眞会灌米湯！一个还沒到手，又想捞一个。她叫我告訴你，老爷到虎邱訪你，恐怕不能相遇，你快求楊老爷，写信前来作伐，不可有誤！这是罗帕，小姐和的詩題在上面，你仔細看吧！

鍾　心　（接帕介）待我看来！

（念）聞道瓊林宴早春，

夢中人是看花人。

題桥若遂相如志，

博得鸞凰自有眞。

媚兰再和。

小姐如此錯爱，我当奋志青云，以副她的厚意。啊大姐，講了半日的話，还不曾請教大姐的芳名？

輕　云　居然不錯，承你下問，我叫輕云。

鍾　心　原来是輕云姐啊！怎么夢中不曾看見？

輕　云　你瞧，他又在說夢話，誰都像你們那么爱做夢！天已不早，相公快回去吧！少时关了园門，你可就出不去啦。我要进去伺候小姐，失陪啦！（笑介，下）

鍾　心　方才听輕云姐之言，文老先生到虎邱訪我，偏偏我又在此耽擱，兩下錯过。待我急速进京，求楊公作伐便了！（下）

第 二 十 場

〔賈俊才上〕

賈俊才　（念）自幼生来性兒刁，

慣語能言舌似刀；

偷得才名奸又巧，

現成落个貴妖嬈。

我、賈俊才。生就一副不成人的嘴臉，凑着一肚不通的肚腸，莫說才貌双全的小姐今生無此福分；便是有几分姿色的村姑，料也难邀下顧。不想事非人料，竟有一樁送上門的婚姻。前者文老先生来訪鍾

心，被我冒認下来，將小姐許配与我。昨日文公差人前来，要我隨船同赴京都。更可喜的，那楊县尊奉命出使宁藩，此去無人辨認我的眞假。这胆子越發的壯起来了。不免收拾收拾，即刻登程。正是：全憑窃玉偸香胆，学做鷄鳴狗盜人。（搖摆下）

第二十一場

〔文岸上〕

文　岸　（引）又庆彈冠，君恩重，未許清閑。

老夫、文岸。屡疏辞官，未蒙邀允。前日朝命到来，起用为礼部尙書。只得奉詔而行。

〔家院暗上〕

文　岸　家院！

家　院　有。

文　岸　請小姐出堂！

家　院　請小姐出堂！

〔輕云、文媚兰上〕

文媚兰　春光三月暮，

輕　云　無賴是楊花。

文媚兰　爹爹在上，孩兒万福！

文　岸　兒啊，我前赴吳門，得与鍾生相見，他的詩文佳妙，只是人物平凡。

〔文媚兰、輕云相覤，惊介〕

文　岸　为父遺貌取才，与他面訂婚事。

〔輕云扯文媚兰衣，文媚兰作急状〕

文　岸　昨已差人接他，同赴京都。到京之后，擇吉完婚，也免却老父一樁心事矣。

文媚兰　呀！

（唱）那鍾生在金陵未归吳下，

老爹爹怎能够面見于他？

論丰姿可称得風流瀟洒，

看起来这其中必定有差！

文　岸　我兒为何背地沉吟？

文媚蘭　爹爹年迈，願侍晨昏，女兒婚事，且从緩議。

文　岸　女大当婚，古今常理。况贅入家門，依然在我左右，何必挂虑？

〔院子上〕

院　子　禀老爷：鍾相公到了。

文　岸　快快有請！

〔文媚兰、輕云避下。賈俊才上〕

賈俊才　只愁腹儉談文字，却恐心虛失礼仪。老大人在上，待晚生参拜！

文　岸　只行常礼。請坐！

賈俊才　謝坐！

文　岸　足下文才盖世，他日定为远器。

賈俊才　葑菲陋質，得侍龙門，还望老大人指教。

〔輕云暗上，偷看介〕

輕　云　哪兒来这么一个假充牌号！（急下）

文　岸　且請書房安置，擇日登舟，同赴京都便了。

〔同下〕

第二十二場

〔二差役上〕

二差役　奉了县太爷之命，預备大小官船，就此前往！（圓場）

差役甲　船夫們，把船只备好，少时文大人就要上船来了！

众船夫　（內）啊！

〔二差役下〕

〔众船夫搖船上，分两边。众人役上。文媚兰、輕云、文岸上。四丫鬟、两院子随上，上船介。賈俊才上，欲上女船介，院子拦介〕

院　子　鍾相公，你的船在那廂，請上小船去吧！

〔賈俊才上上場門船，作张望状〕

文　岸　开船！

〔众人役鳴鑼，吹打，众船夫开船介，众繞行介〕

〔江都县上〕

江都县　江都县迎接大人。

文　岸　且請回衙，少时拜訪。

院　子　且請回衙，少时拜訪。

〔江都县下〕

文　岸　兒啊，那江都县与我交好多年，今既相逢，須到他衙中作竟夜盤桓。你等飯后，各自安寢，不必等候。

文媚兰　是。

文　岸　家院！

院　子　有。

文　岸　帶你一人前去，余者在此伺候。吩咐船家搭了扶手。

院　子　是。船家，快搭扶手！

〔船夫搭扶手介，众人役、一院子、文岸下船介，下。賈俊才、院子、四丫鬟、众船夫下〕

文媚兰　唉！我父前到吳門，不知如何將这傖夫誤認做鍾郎？本待說破，又恐疑我另有別情。只得隐忍不言。但是一到京中，倘落奸人圈套，如何是好！

（唱西皮原板）

恨村夫設狡謀鵲巢鳩占，

女郎山几曾見并宿梟鸞？

縱饒他舌如簧能言善辯，

野狐形怎逃得秦鏡高懸！

輕　云　小姐不必愁煩，想得一計在此。

文媚兰　有何妙計？

輕　云　老爷临去之时，不是說今天不回来，叫咱們不要等候嗎？趁今晚这个机会，我悄悄將那奸徒哄过船来，取笑一番，預先叫众丫鬟扮做家丁，把他当賊拿住，他要是求饒，就打發他远走他方，豈不是去了禍患！就是老爷知道，也只怪他行止不端，不怀好意，还能怪旁人不成？

文媚兰　話虽如此，不要弄出事来。

輕　云　交給我办。小姐，請到后艙歇息去吧。

文媚兰　还要小心才是！（下）

輕　云　时候也不早啦。不免暗地遣兵調將，再过他小船上，看看动靜如何。（下）

〔賈俊才上〕

賈俊才　我、賈——（掩口探身望介）我、賈俊才。想做达官的嬌客，冒充小鍾名姓前来，幸喜文老先生因行色匆匆，不曾与我談論詩文。算来还有多日，方到京都。怎样找个机会，先与那絕代佳人亲近才好？看他內外严肃，不得其便，倒把我弄得規行矩步，还要假做斯文，眞眞好不难受！

〔輕云暗上偷听，笑介〕

賈俊才　今夜停泊揚关，又不能上岸玩耍，心中煩悶得紧。

待我就这本地風光，唱个揚州小調兒吧！

〔賈俊才唱揚州小調。輕云敲門介〕

賈俊才　艙外何人？

輕　云　是我。

賈俊才　有个女子声音。（作丑态介）你是哪个啊？

輕　云　开了艙門，自然知道。

賈俊才　是是是。

〔賈俊才开門，出見輕云，作丑态介〕

賈俊才　这位大姐从何处来？

輕　云　我是从大船上过来。你猜我是誰？

賈俊才　听說小姐身旁有一位輕云姐，莫非就是大姐么？

輕　云　算你会猜。

賈俊才　（喜介）大姐妙人，此来必有妙事？

輕　云　我是奉小姐之命来的。

賈俊才　（大喜介）怎么，小姐叫你来的？越發的妙了！（作丑态介）敢問何事呢？

輕　云　老爷今晚不在船上，請你过去一叙。

賈俊才　只怕不大稳便吧？

輕　云　不要紧的，都有我哪。

賈俊才　大姐如此說，料然無事。待我攙扶你过去，

〔賈俊才扯輕云袖介，輕云甩开介〕

輕　云　老实点，不要讓人瞧見才好哪！

〔賈俊才、輕云过船介〕

賈俊才　小姐在哪里，快快請了出来一見！

輕　云　別忙！小姐先前說过，因为鍾相公是个才子……

賈俊才　豈敢！

輕　云　要請你作一首詩，然后才能相見。

賈俊才　(呆介)什么作詩？

輕　云　对啦。

賈俊才　(低語介)糟了糟了！她早又不講，小鍾的詩，都在那边，这怎么好哇？(想介)有了。啊大姐，这作詩是極寻常的事，但是必須有兴。待我見了小姐，心中一高兴，那詩就骨碌碌的滾出来了。

輕　云　不行！先作詩，然后見面。

賈俊才　一定先要作詩？

輕　云　就請快作，別耽誤了时候。

賈俊才　(抓耳挠腮介)就作与你看，这云、云、云……

輕　云　云什么？

賈俊才　"云淡風輕近午天"。

輕　云　嘿！这是"千家詩"上的，怎么算你作的？(笑介)

賈俊才　大姐你都念过"千家詩"？

輕　云　眼面前的，誰还不知道嗎？

賈俊才　大姐，你不要为难我了，你都知道，我还作什么！

輕　云　(背供介)他这个"麒麟楦"全露出来啦，別尽取笑他，时候也不早啦。(轉向賈俊才)你既是要見小姐，就蹲在艙門口，等着我繞到后艙，請小姐去。

〔賈俊才喜蹲介，輕云下〕

輕　云　(內)船上有賊！

〔众丫鬟扮家丁执棒上，打賈俊才介，賈俊才以袖遮脸介〕

众丫鬟　你是誰？

賈俊才　我、我、我是輕……

众丫鬟　輕什么？你嫌打的輕，咱們結实打！

賈俊才　不、不、不是，我、我、我是鍾……

众丫鬟　什么輕啊重啊？把他袖子扯下，捆起来，倒看看他

是誰。（扯賈俊才袖介）喲！你不是鍾相公嗎？半夜到此，必無好意。把他捆放这里，少时老爷回来，叫人送往官衙处治！

〔众丫鬟捆賈俊才介，众丫鬟下〕

賈俊才　輕云姐，你害苦我了！

〔輕云暗上〕

輕　云　哎喲，你怎么叫人捆上啦？

賈俊才　大姐去后，有人嚷說有賊，就把我捆打一頓。大姐你快快解救我才是！

輕　云　誰叫你自不小心！旣叫他們捆住，我又如何放你？

賈俊才　你若不放我，哼！告訴你家老爷，是你引誘我来的！

輕　云　（笑介）你还想見我們老爷？少时院子打一报呈，送到官府，办你一个"黄夜入人家，非奸即盗"的罪过，就讓你胡說也是無用。

賈俊才　哎呀大姐，那我如何承受得起！你大發慈悲，放我逃命吧！

輕　云　旣是你一再求我，誰無惻隐之心。你趁此时無人，赶紧上岸逃走。如再被他們拿住，活該你受罪，与我可無干啦。

賈俊才　是是是，我即刻就走。但有一件，那边船上有我的書籍衣服，你愈發行个方便取来与我。

輕　云　这倒不难，你等着。（过船介，取書籍等付賈俊才，并解开繩介）

众丫鬟　（內）將那賊速速解送有司衙門！

〔賈俊才慌张逃下〕

輕　云　这个癞蛤蟆，想吃天鵝肉，外帶是个大膿包，被我一吓，竟自逃跑。待我說与小姐知道。（下）

第二十三場

〔吹打。众人役、一院子、文岸上，上船介〕

院　子　禀老爷：昨夜深更时分，有一人私入官艙，被丫鬟等拿住，未到天明，竟又被他逃走。誰知那船上的鍾相公就此不見了。

文　岸　（惊介）啊，有这等事！（背供介）唉！这是我一时糊塗，只为爱其才华，未能察其品行，后来看他举止粗浮，已覺难为我婿。今夜竟做出这样事来，自知無顏見我，故尔逃走。家院，外面不許声張，請小姐前艙叙話！

院　子　有請小姐！

〔輕云、文媚兰上〕

文媚兰　爹爹回来了。孩兒万福！

文　岸　兒啊，昨夜为父不在船中，不想鍾生忽起歹意，也是我一时不察，几誤了你的終身。待我到京之后，为我兒选一佳婿。就此吩咐开船！

〔众船夫、四丫鬟暗上〕

院　子　开船！

〔吹打。众船夫开船介，同下〕

第二十四場

〔四龙套、中軍引蔡节上〕

蔡　节　（点絳唇）冉冉征云，眼花生暈，战袍新，劍戟如林，且摆貔貅陣！

（詩）將軍最喜太平时，

　　　閑抱歌兒醉玉卮；

今日滇池閙淼起，

只愁断送老头皮。

俺、左都督蔡节。只因崆峒女寇作乱，聖旨命我征剿。前曾差人下書淮揚，聘請鍾心，一来为小女婚事，二来欲仗他謀略，助我軍功。怎奈阴紅那厮，回說鍾心未到，不肯放他前来。令人可惱！窃喜今有个投軍和尙，生来怪相，虽然只有一目，本領甚是剛强。不免授他为先鋒之职，就此交兵。中軍，喚独眼龙进帳！

中　軍　独眼龙进帳！

〔独眼龙上〕

独眼龙　練就千斤力，人称独眼龙。

参見都督！

蔡　节　今有崆峒女寇犯境，命你以为前部先鋒。得胜回来，自有升賞。

独眼龙　得令！（下）

蔡　节　待本督亲自掠陣者！

〔同下〕

第二十五場

〔四嘍兵引賽金剛、鉄罗汉上〕

賽金剛
鉄罗汉　俺、賽金剛。
鉄罗汉。

賽金剛
鉄罗汉　今有蔡节派兵前来，你我分头迎敌。众嘍罗！

四嘍兵　有！

賽金剛
鉄罗汉　杀！

四嘍兵　啊！

〔独眼龙上，开打，賽金刚敗下。鉄罗汉接打，敗下。独眼龙舞棒，下〕

第二十六場

〔四嘍兵引崆峒公主上〕

崆峒公主　旌旗遮日月，鼙鼓动山河。

〔賽金刚、鉄罗汉敗上〕

賽金刚
鉄罗汉　参見公主！

崆峒公主　胜負如何？

賽金刚
鉄罗汉　被独眼龙杀得大敗而归！

崆峒公主　他旣这般驍勇，必須用計擒他。此間有个毛兒峪，四面俱是高山。待我帶領人馬，备下火器，暗地埋伏。你等將他引到此处　四面火攻，哪怕此人不灭！

賽金刚
鉄罗汉　得令！馬来！

〔賽金刚、鉄罗汉上馬介，下〕

崆峒公主　众嘍兵！

四嘍兵　有！

崆峒公主　迎敌去者！

四嘍兵　啊！

〔四龙套、蔡节上，与崆峒公主战介，蔡节敗下。独眼龙上，接打，崆峒公主敗下。賽金刚、鉄罗汉上，又敗下。独眼龙舞棒，下〕

第二十七場

〔四嘍兵带火车、火炮引崆峒公主上〕

崆峒公主　众嘍罗！

四嘍兵　有！

崆峒公主　埋伏了！

四嘍兵　啊！

〔賽金刚、鉄罗汉上，独眼龙追上，众围放火烧介，独眼龙死介〕

〔蔡节上，开打，蔡节逃下〕

四嘍兵　独眼龙已死，蔡节败逃。

崆峒公主　不必追赶，暫且收兵！

四嘍兵　啊！

〔同下〕

第二十八場

〔四龙套、蔡节逃上〕

蔡　节　女寇十分厉害，独眼龙中計而死，損兵折將，如何是好？不免一面奏聞求救；一面派人到阴紅那里要鍾心前来。三軍的，收兵！

四龙套　啊！

〔同下〕

第二十九場

〔阴紅上〕

阴　紅　（引）一片丹誠，承恩重，坐鎮淮城。

（詩）角弓在臂劍横腰，

惟有捐軀报聖朝。

青海至今聞飲馬，

夜来冲斗气何高！

〔中軍暗上〕

阴　紅　下官、阴紅，浙江諸暨人也。現任右軍都督，加封英武大將軍，鎮守淮揚等处。夫人鍾氏，子嗣維艰。

女兒丽娟，年方待字。有一內侄鍾心，年少多才，聞他尙未婚娶，与我女兒为配，可称一双佳耦。前曾有信接他，至今未到。可怪那京江都督蔡节，說他从鎮江前来，要他去做参軍，这是什么緣故？今聞得崆峒山寇猖狂，已派人前去打探，且听一报。

〔差官上〕

差　官　門上哪位在？

中　軍　何事？

差　官　京江都督差官求見。

中　軍　稟老爷：京江都督差官求見。

阴　紅　喚他进来。

中　軍　老爷命你进見。

差　官　参見都督！

阴　紅　你来何事？

差　官　今有蔡都督書信呈上。（呈書介）

阴　紅　（接書，看介）呀！原来先鋒独眼龙被賊火攻焚死，官軍大败。但是欲聘鍾心，他并未在此。前已回复你家都督，为何又差你前来？

差　官　都督言道，国务为重，还望都督放鍾心前去才是！

阴　紅　（嗔介）嗯！国家大事，我豈不知！难道本督有意不放么？

差　官　沒有鍾心，小官怎敢回見主帅！

阴　紅　（怒介）哇！一再說他不在此处，你不去回复，难道还要本帅自去回話不成？这样胡纏，令人可惱！中軍，与我赶了出去！

〔差官下〕

捧旨官　（內）聖旨下！

阴　紅　香案接旨！

〔四龙套引捧旨官上〕

捧旨官　聖旨下，跪！

阴　紅　万岁！

捧旨官　（讀旨介）听宣讀。詔曰："兵部本奏，崆峒山賊寇猖狂，京江都督蔡节兵敗求救。今命淮揚都督阴紅，即刻起兵征討，不得違誤！"望詔謝恩！

阴　紅　万万岁！

〔阴紅起，送捧旨官、四龙套下〕

阴　紅　軍情紧急，聖旨森严。中軍，吩咐各营將校，全身披挂，校場听令！

中　軍　遵命！（下）

〔院子暗上〕

阴　紅　請夫人、小姐出堂！

院　子　請夫人、小姐出堂！

〔鍾氏、阴丽娟、乳娘上〕

鍾　氏　（念）喜气滿門庭，
　　　　君恩雨露深。

阴丽娟　　椿萱庆偕老，
　　　　日暖北堂春。
　　　　爹爹万福！

阴　紅　罢了。一旁坐下。

鍾　氏　老爷，今日为何面帶怒容？

阴　紅　只为那蔡节累次要鍾心前去。前已回他，并未在此。今又差人前来，說我有意不放鍾心。你說惱是不惱？

鍾　氏　聞得蔡节奸險非常。老爷何必与他动气，結下寃仇？

阴　紅　夫人說得極是。方才聖命到来，命我扫灭崆峒賊寇，

少时就要出征。

鍾　氏　如此备酒与老爷餞行。

阴　紅　有劳夫人！

〔院子摆酒介，下〕

阴　紅　（唱西皮原板）

么麽小寇甚跳梁，

廉頗虽老力量强。

鍾　氏　（接唱）

聞得那崆峒賊上馬精壮，

还須要想良策謹慎隄防。

阴丽娟　（唱）霎时間一家人愁眉难放，

嘆高年血气衰又赴沙場。

愧难学花木蘭从戎志量，

女兒身空落得泪湿罗裳。

阴　紅　（唱）劝夫人与嬌兒且免愁腸，

为国家縦捐軀万古流芳。

此一去早把那妖氛平蕩，

做一个擎天柱永固金湯。（下）

鍾　氏　（唱）但願得此一去凱歌早唱，（下）

阴丽娟　（唱）举家人聚一堂同飲酒漿。（下）

第三十場

〔周兴、李泰、陈宜、赵胜上，起霸〕

众　　　俺——

周　兴　周兴。

李　泰　李泰。

陈　宜　陈宜。

赵　胜　赵胜。

周　兴
李　泰
陈　宣
赵　胜　我等奉了都督將令，校場听点。远远望見都督来也！

〔四龙套引阴紅上〕

周　兴
李　泰
陈　宣
赵　胜　参見都督！

阴　紅　人馬可齐？

周　兴
李　泰
陈　宣
赵　胜　俱已齐备。

阴　紅　就此放炮抬营！

周　兴
李　泰
陈　宣
赵　胜　啊！

〔同下〕

第三十一場

〔書僮、鍾心上〕

鍾　心　(唱)幸喜得夢中人香罗盟訂，
　　系紅絲偏又是月老难逢。
小生、鍾心。在金陵与文小姐以罗帕为盟。本欲到京，求楊令修作伐，因見朝报，那楊公又奉命出使宁藩，不知何日才能回来，好生令人焦躁。只得順路先到淮揚，一来探望姑母，二来借些盤費，好作

都門之計。看天色尙早，將到淮安，不免趲行者！

（唱）才涉水又登山劳踪無定，

嘆飄流好一似絮影萍踪。

猛抬头又只見旗翻日影，

这轅門想必是坐鎮都戎。

已到都督衙門。（下馬介）書僮，上前通报！

書　僮　門上哪位在？

〔中軍上〕

中　軍　何事？

書　僮　煩劳通禀，苏州鍾相公求見。

中　軍　都督奉命出征，不在衙內。

書　僮　俺相公是都督內亲，就請禀知夫人。

中　軍　待我禀入后堂，随我进来。

鍾　心　有劳了！

〔同下〕

第三十二場

〔鍾氏上〕

鍾　氏　（引）干戈何日息，烽火照江城。

老爷出师，已有半月，虽有書信前来，但不知何日才得回衙，令人好生挂念也！

〔中軍上〕

中　軍　禀夫人：苏州鍾相公到。

鍾　氏　請他进来。

中　軍　有請鍾相公！

〔鍾心上，書僮随上〕

鍾　心　亲从云外至，喜自錦堂生。

姑母請上，侄兒拜見！

鍾　氏　只行常礼便了。

〔鍾心拜介，坐介〕

鍾　心　久別慈顏，姑母一向可好？

鍾　氏　承你挂念。多年不見，今喜長大成人。

鍾　心　怎么不見表妹呢？

鍾　心　待我喚她相見。乳娘，服侍小姐出来！

乳　娘　（內）来了！

〔乳娘扶阴丽娟上〕

阴丽娟　（引）罗衣初試飄兰麝，眉样新描点黛螺。

母亲何事？

鍾　氏　見过鍾家表兄。

阴丽娟　表兄，小妹有礼了！

鍾　心　这厢还礼！

〔鍾心与阴丽娟对看介，坐介〕

鍾　氏　前几日京江都督說你已到淮城，屡次行文前来，要你做他的参軍，是何緣故？

鍾　心　唉，姑母啊！

（唱）那蔡节有一女十分陋相，

設巧計騙婚姻欲选东床。

因此上托言詞到此探望，

誰知他尙在那枉用心腸。

鍾　氏　原来賢侄尙未議婚。但又因何至今才到？

鍾　心　侄兒繞道金陵，是以来迟。

鍾　氏　这也难怪。备下酒筵，与賢侄接風，随我到中堂一叙。女兒，且回房去吧！

〔鍾氏下。鍾心随行，回看阴丽娟介，阴丽娟亦看介，鍾心下〕

阴丽娟　呀！

（唱）只見他秀而文風流倜儻，
　　美丰标如冠玉敷粉何郎。
　　暗地里用双瞳把人偷相，
　　扰芳心只覺得进退彷徨。

乳　娘　啊小姐，鍾相公許久未見，竟長成一表人材。老爷为你擇婿多年，依老身看来，你二人恰是天生一对。倒不如我与你撮合此事，你意如何？

阴丽娟　休要胡言，回房去吧。正是：却遇鸚鵡偏饒舌，一任梅花自主張。（下）

乳　娘　你看她嫌我多口，其实又有何妨？像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婿，錯过了豈不可惜！有了，待我覷个方便，与他二人成全此事，也不負我自幼帶她一場啊！

（笑介，下）

第三十三場

〔書僮执灯籠扶鍾心醉态上，鍾心坐介〕

書　僮　相公，今天沒吃多少酒，怎么就醉啦？

鍾　心　我有心事，你哪里知道！

書　僮　八成您又想借酒做那个好夢吧？

鍾　心　休得多言。取盃茶来！

書　僮　是。（下）

鍾　心　那書僮提起夢中之事，我倒想起来了。我夢中曾見有兩副花冠，說我合有“二美”，那时只見过文氏小姐国色天姿，以为哪里还有第二个美人；不想丽娟表妹多年不見，竟出落得百媚千嬌，莫非“二美”之言应在此处？但不知她可曾受聘，好不叫人挂心

也！

（唱）非是我既得隴又把蜀望，

只怪她窈窕姿易惹情腸。

咫尺間望伊人有如天样，

怎能够先入夢得会無双！

〔書僮送茶上〕

書　僮　相公請用茶！

鍾　心　哪个送来的？（尝茶，不悦介）这样茶，有什么滋味，再去換来！

書　僮　这是什么时候，人家都睡啦，哪兒換好茶去？

鍾　心　取过一旁。

書　僮　要喝茶，拿来啦，又不喝，說什么“沒滋味兒”，这是你沒滋味兒，我看，倒是滋味兒不錯，待我替喝了吧。（下）

〔乳娘捧茶上〕

乳　娘　月上紗窗茶正好，風生兩腋味偏濃。

鍾相公，老身送茶来了。

鍾　心　有劳媽媽！你可是小姐的乳娘么？

乳　娘　正是。

鍾　心　失敬了！快快請坐！

乳　娘　告坐。

鍾　心　（吃茶介）这样好茶，哪个叫你送来？

乳　娘　（点头介）相公請猜上一猜！

鍾　心　想是夫人？

乳　娘　不是。

鍾　心　是媽媽的美意？

乳　娘　也不是的。

鍾　心　难道是——（住口介）
乳　娘　是哪个？
鍾　心　莫不是小姐么？
乳　娘　（笑介）着哇！你猜着了。
鍾　心　（喜介）猜、猜、猜着了？
乳　娘　不錯。
鍾　心　是小姐？
乳　娘　正是小姐。
鍾　心　（狂笑介）哈哈哈……！
乳　娘　相公不知，連这茶叶还是小姐亲手放的哩。
鍾　心　哎呀呀，小姐太費心了，待我多飲几杯。（又飲茶介）
乳　娘　你太吃多了，就越發不能安睡了。
鍾　心　我本睡不着，正好治我的渴病。請問媽媽，你家小姐可曾受聘否？
乳　娘　还早哩。
鍾　心　却是为何？
乳　娘　相公啊！
（唱）她原是無价珍明珠在掌，
要选个金龟婿如意才郎。
鍾　心　但不知要何等样人？
乳　娘　若像鍾相公，自然是中意的了。
鍾　心　媽媽的来意，我已尽知。但如何能与小姐見面呢？
乳　娘　这也不難。花园正开了兩朵“幷头蓮”，明日我將小姐引到园中，你二人在那里相会，豈不是好？
鍾　心　多謝媽媽！
乳　娘　夜已更深，我要回去了。
鍾　心　待我送媽媽。

乳　娘　怎敢劳动，折煞老身了！鍾相公，你明日不要忘了看花呀！（笑介，下）

鍾　心　我正在思念丽妹，無緣得見，誰想有这媽媽甚是知趣。如此看来，我有望矣！

（唱）不料想这姻緣从天而降，

撮合人全仗她白髮紅娘。（下）

第三十四場

〔阴丽娟上〕

阴丽娟　（唱西皮慢板）

甚無端扰情怀把人僝僽，

倚桃笙渾不寐細数更筹。

忆髫龄比鄰居时相邂逅，

兩無猜共娛戏竹馬同游。

今日里乍相逢前塵依旧，

但只是男女别划若鴻溝。

兩情痴空自把灵犀微逗，

似蕉心展不尽宛轉深愁。

〔乳娘上〕

乳　娘　才解相如渴，还知少女愁。

啊小姐，这样更深，怎么还不安寢？

阴丽娟　你往哪里去了？叫人等到这般时候！

乳　娘　我方才与鍾相公送茶，誰知他独自一人長吁短嘆。我說小姐叫我送茶前来，他道这茶香味异常，吃了之后，竟自精神百倍，向我問長問短，故尔耽誤时候了。

阴丽娟　哪个叫你送茶？这些閑話提它做甚！

乳　娘　提它不提它倒無关紧要。小姐，你这兩日面容有些消瘦，只恐鬧出病来，不是当要的。花园开了兩朵“幷头蓮”，明日何不到园中看花消遣呢？

阴丽娟　乳娘啊！

（唱）你道我近些时容顏消瘦，

又怎知方寸內万緒千头。

縱蓮花幷蒂开难征休咎，

这柔情空蕩漾似泛春流。

乳　娘　天已不早，安歇了吧。

〔同下〕

第三十五場

〔鍾心上〕

鍾　心　（唱）昨夜里喜孜孜未曾合眼，

幷头花先示兆合有前緣。

自見丽妹之后，万种思量，無計可奈。不想乳娘有意与我二人成就婚姻，叫我今日在这花园等候，她自引丽妹前来。天已向晚，怎么还不見到来？

乳　娘　（內）小姐，看花去吧！

鍾　心　听那边有乳娘声音，想必丽妹来也，我且躲在一旁。

（下）

〔乳娘引阴丽娟上〕

阴丽娟　（唱）出房櫳只覚得輕飂拂面，

新雨后晚凉时高柳鳴蟬。

繞迴廊又只見銜泥双燕，

筑新巢相爱惜小語呢喃。

似这般景撩人幽怀怎遣？

更羞他花幷蒂妬杀紅顏。(坐栏边介)

乳　娘　小姐，你看这幷头蓮开的好不有趣！

阴丽娟　此花托自灵根，天生情种。你且与我摘將下来，放在瓶中，也好仔細賞玩。

乳　娘　待我取来。(摘花付阴丽娟介)小姐，你慢慢在此消遣，我去安排花瓶净水，少刻就来。(背供介)鍾相公到这般时候，怎么还不来呢？

〔鍾心暗上，与乳娘互遇介，乳娘作手势指介，笑介，下〕

鍾　心　看丽妹手撚花枝，無限的情态。幸喜此間無人，待我向前。賢妹，拜揖了！

阴丽娟　(起立)表兄因何而来？

鍾　心　方才聞得姑母言道，园中蓮开幷头，特来一看。

阴丽娟　原来表兄也爱此花。

鍾　心　这幷头蓮豈是常有之物！故尔極所心爱，不想賢妹与我具有同心、可喜呀，哈哈哈……！

阴丽娟　花已摘得在此，兄既鍾爱，願以相贈。

鍾　心　(接花，作揖介)多謝賢妹美意，許我共結同心，

阴丽娟　(羞介)小妹出于無意，表兄不要錯疑了。

鍾　心　賢妹呀！

(唱)这一对幷头蓮天緣非淺，
分明是成就了比翼双鶼，
你本是絕聰明灵心慧眼，
贈花枝又何异面訂良緣？

阴丽娟　(唱)听他言只羞得低垂粉面，
欲訴無由拒又难。
文章自是金龟彦，
人物清狂似謫仙。

这般才貌原無忝，

还要那父母命媒妁之言。

深閨女無媒妁怎能自荐？

恨情絲縛住了作茧春蚕。

鍾　心　賢妹不要作难。想你我分别多年，賢妹待字未聘，小生也不曾婚娶，其間必有天意。自古道：違天不祥。又道是：良緣不再。来来来，莫要辜負了难逢的佳会！

〔鍾心撫阴丽娟肩，以手挽阴丽娟袖介，阴丽娟拂袖避开，怒介〕

阴丽娟　小妹只道兄是正人君子，十分敬重。誰知如此輕薄，視我为路柳牆花，豈不羞煞人也！（泣介）

鍾　心　（慌作揖介）一时粗魯，唐突了賢妹，望求莫怪，我这廂賠礼了。

〔阴丽娟不理〕

鍾　心　啊賢妹，实不相瞞，自从与你見面之后，几令我廢寝忘食。今日得到一处，不覚心不自主，狂惑起来，还求賢妹寬恕一二。若不肯見憐，我只有長跪不起了！（跪介）

阴丽娟　（唱）他那里訴痴情詞眞意婉，

并非是輕薄子任性狂顚。

請鍾兄休怪我言語輕慢，

表兄請起！

鍾　心　吓了我一身冷汗。

阴丽娟　（接唱）

兩情鍾又豈在一时貪欢！

表兄一往深情，妹怎不知？只是婚姻乃人倫之始，豈可越礼而行？兄果有心，何不央求媒妁向父母言之？

鍾　心　賢妹金玉之言，如夢方醒。但是姑父帶兵在外，远不可期。意欲先訂白首之盟，以保始終之义，不知賢妹意下如何？

阴丽娟　白首同心，固所願也。但不知以何物为媒証？

鍾　心　这对并头蓮便是媒証。我願对花盟誓，以表此心。趁此無人，你我一拜！（跪介）

〔阴丽娟作羞态，鍾心扯跪介〕

鍾　心　賢妹，快来同拜呀！

（唱）我二人今日里虔誠發願，

　　掬深衷和密誓拜倒花前。

〔乳娘暗上〕

鍾　心　（唱）与丽妹訂就了百年姻眷，

〔乳娘窥听介〕

鍾　心　（唱）生同食死同穴金石貞坚。

〔乳娘笑介，阴丽娟避下〕

乳　娘　鍾相公做得好事！一朵并头蓮，竟被你想着了。

鍾　心　这都是媽媽成全。只是夫人面前，还要媽媽帮襯才好！

乳　娘　夫人面前一切有我。今日相公的膝前，却亏煞她了哇！

鍾　心　啊！

乳　娘　啊！

鍾　心
乳　娘　啊哈哈哈……！

〔同下〕

第三十六場

〔四龙套引楊令修上〕

楊令修　下官、楊令修。奉聖命出使宁藩。公事已畢，回朝复命。左右，开道！

四龙套　啊！

〔同下〕

第三十七場

〔文岸上〕

文　岸　(引)金闕丹墀，承雨露，职掌綸扉。

老夫、文岸。自蒙恩起用，官拜礼部，兼掌翰林院大学士。前上一本奏，請特設恩科，無論举监生員，山林隐逸，凡有奇才宿学，俱赴礼部投考，一例取用。幸蒙聖上准奏，頒布天下，真乃曠代洪恩也！

〔楊令修上〕

楊令修　方去朝天子，还来謁相門。

〔院子暗上〕

楊令修　煩劳通禀，楊令修求見。

院　子　禀相爷：楊老爷求見。

文　岸　有請！

院　子　有請楊老爷！

楊令修　师相在上，門生参拜！

文　岸　請坐！

楊令修　謝坐！

文　岸　皇华驛路，多有辛劳！

楊令修　为国馳驅，敢言劳苦？聞得朝廷特設恩科，此乃老师相上贊德化，下育人材，令人欽仰。

文　岸　朝廷恩命，老夫不过奉行而已。

楊令修　請問恩师，前与鍾心面訂婚事，不知他可曾应允？

文　岸　鍾心空有才名，全無品行，再休提起！

楊令修　不知老师相从何看出他的品行不端？

文　岸　賢契呀！

(唱)品不端又何用推敲細問？

从今后再莫提此件婚姻。

楊令修　哦！

(唱)听此言却叫我难知底蘊，

对恩师又怎敢一再追詢。

我只得施一礼暫出府門，(下)

楊令修　(唱)好姻緣不成就难怪冰人。

〔同下〕

第三十八場

〔鍾心上〕

鍾　心　(引)花前才把鴛盟訂，剛道相逢又別离。

小生自与丽妹訂盟之后，轉瞬又到新秋，本待多住些时，一来因楊公出使將回，若再迟延，恐耽誤了文小姐姻事；二来丽妹之意，盼我早占鰲头，也好向姑丈求聘。看看恩科期近，今早禀知姑母，就于明日啓程。又蒙丽妹相約，今夜亲到書房，与我話別。丽妹如此多情，叫我怎生割舍！只是那媚兰小姐之事，几番欲对她明言，又恐她一时着惱，亲尚未成，反叫她吃起醋来，多有不便。今晚話別之时，此言怎能出口？眞眞叫我好不为难也！

(唱)都只为太情痴柔腸索絆，

到今日好叫我左右为难。

倘若是吐前情仔細檢点，(想介)

哦，有了！

慧心人自能够妙解連环。

我与文小姐一段情由，既不能即刻言明，又不能始終隐秘，不如將那方罗帕，临别之时交与丽妹，待我去后，她看見帕中唱和詩句，自然明白，豈不省了許多的唇舌？等到成婚之时，我再負荊請罪，也不为迟。看那花間月上，丽妹將要到此。我已先打發書僮睡去，独自靜等便了。（关門介，下）

〔乳娘托盘——內設酒具，提角灯引阴丽娟上〕

阴丽娟　（唱南梆子）

悄無言只听得銅壺滴漏，

步蒼苔清露湿冷透纖鈎。

只見那断腸花枝横影瘦，

似伶俜翠袖薄弱不胜秋。

繞庭除一声声寒蛩啼候，

恁凄凉怎禁受月黯風愁。

慢行来且思量憂心孔疚，

悵离群似劳燕南北分投。

乳　娘　已到書房，待我叩門。（叩門介）

〔鍾心上〕

鍾　心　今宵有約嫌更永，明日將行盼漏迟。

門外有人打門，想是丽妹来了，待我开門。（开門介）

更深夜靜，賢妹冒風露而来，令我于心何安哪！

阴丽娟　兄明日將行，为此特备水酒，少叙衷腸。

乳　娘　这是小姐送的盤費，相公請收下。

鍾　心　多謝賢妹盛情！

乳　娘　（摆酒介）你二人且自談心，我到外面看看再来。（下）

阴丽娟　（进酒介）表兄此去，万里鵬程，且尽此盃，聊当預賀。

鍾　心　（接酒飲介）賢妹勉励之言，敢不刻骨銘心！倘得僥幸成名，自必早来求聘。

阴丽娟　表兄啊！

（唱）但願得中巍科名登蕊榜，

莫辜負花献瑞弁蒂成双，

且休要逞風流别生魔障，

却叫我悲零落露泣蓮房。

鍾　心　（唱）劝賢妹莫叮嚀且自寬暢，

又怎敢把密誓一旦輕忘？

但只怕令严亲东床别訪，

待重来空作了陌上蕭郎。

我与賢妹私訂姻盟，堂上双亲，皆不知曉，倘若小生去后，姑丈將賢妹另許他人，为之奈何？

阴丽娟　妹旣一言相許，終始不渝。只是表兄此去，不可别有所欢，使妹望眼欲穿，悔前盟为多事矣！（泣介）

鍾　心　小生怎敢有負賢妹？縱使事出非常，情非得已，珠冠霞帔，少不得是一样的喲！

阴丽娟　（唱西皮二六板）

說什么这冠帔都是一样，

輕薄的言詞实可伤。

自古常言妇随夫唱，

举案何曾有兩孟光？

若是前盟多虛謊，

这一盃薄酒是永訣离觴！

鍾　心　（唱）听她言倒叫我有話难講，

这件事还只得暂且隐藏。

〔阴丽娟哭介〕

鍾　心　方才是我随便戏言，你怎么認起眞来了！

阴丽娟　惟盼早惠佳音，前盟得踐，妹之願也。若竟忘却前言，別求良耦，妹即飲恨終身，不复見于君前矣！

（泣介）

鍾　心　賢妹何必如此悲伤！小生豈是薄倖之輩！聞得賢妹素善撫琴，兄帶有瑤琴一張，今將远別，意欲一聆雅奏，稍遣离怀，不知肯賞音否？

阴丽娟　指法生疏，不堪献丑。

〔鍾心取琴介〕

阴丽娟　我心煩意乱，只怕理不成声，表兄休要見笑。

鍾　心　豈敢！

〔阴丽娟鼓琴介〕

阴丽娟　（唱琴歌）

秋宵漏永兮玉繩低，
别酒未斟兮别泪垂，
兩情私誓兮不敢語，
君不归来兮長別离。
銀塘水竭兮幷蒂萎，
鴛鴦何时兮得双栖？
一心皎皎兮能終古，
此恨漫漫兮無尽期！（又泣介）

鍾　心　哀音促节，愈發悲凉，賢妹且莫要彈了吧！（弹泪介）

〔乳娘上〕

乳　娘　已交四鼓，小姐請回房去吧。

阴丽娟　表兄，一路之上，須要保重。明日起身之时，恐被他人看破神情，只得在此分别了啊！（哭介）

〔乳娘催介，阴丽娟回头看介，鍾心以帕为阴丽娟拭泪介〕

鍾　心　这方罗帕留与賢妹，权做表記，賢妹好好收起。

（遞帕介）

〔阴丽娟袖藏帕哭介〕

鍾　心　你是总明之人，無須再三囑咐，且請寬怀相待，切莫煩惱，也免我途中牽挂。

〔乳娘又催阴丽娟介〕

阴丽娟　表兄，你、你、你多多的保重啊！

鍾　心　賢妹，你越發要看开些，不要伤了身体呀！

〔众同洒泪介，分下〕

第三十九場

〔四嘍兵、賽金刚、鉄罗汉引崆峒公主上〕

崆峒公主　俺、崆峒公主是也。前者將蔡节杀敗之后，官兵望影而逃。今喜得了徐州，正好長驅直进，若江淮被我占据，南京不难攻破矣。

〔探子上〕

探　子　稟公主：今有淮揚都督阴紅，帶領大兵亲来討战！

崆峒公主　再探！

探　子　啊！（下）

崆峒公主　左右先鋒听令！

賽金刚
鉄罗汉　在！

崆峒公主　命你二人攻打头陣，我帶大兵随后！

賽金刚
鉄罗汉　啊！（下）

崆峒公主　众嘍兵！

四嘍兵　有！

崆峒公主　随我接应去者！

四嘍兵　啊！

〔同下〕

第四十場

〔賽金刚、鉄罗汉上，周兴、李泰、陈宣、赵胜上，开打，賽金刚、鉄罗汉敗下。崆峒公主上，接打，周兴、李泰、陈宣、赵胜敗下。阴紅上，接打，崆峒公主敗下。阴紅舞槍，追下〕

〔崆峒公主、賽金刚、鉄罗汉上，周兴、李泰、陈宣、赵胜上，开打，周兴、李泰、陈宣、赵胜敗下。阴紅上，接打，賽金刚、鉄罗汉、崆峒公主敗下，阴紅追下〕

〔崆峒公主、賽金刚、鉄罗汉敗上，率众入城介〕

〔阴紅、周兴、李泰、陈宣、赵胜追上，崆峒公主等以擂石打介，阴紅率众下〕

〔崆峒公主率众下〕

第四十一場

〔崆峒公主原人上〕

崆峒公主　往日出兵，杀得官兵四散奔逃，不想这阴紅將勇兵强，十分厉害，这便如何是好？（想介）哦，有了！我一面坚守城池；一面調动大兵，由水路繞道淮城，想那淮城必定空虛，豈不一攻而破？先鋒听令！

賽金剛
鉄罗汉　在！

崆峒公主　命你二人从海道直取淮安，本公主随后就到，不得有誤！

賽金剛
鉄罗汉　啊！（下）

崆峒公主　众喽兵！

四喽兵　有！

崆峒公主　好好把守城池，外面不許声張，違令者斬！

四喽兵　啊！

〔同下〕

第四十二場

〔阴紅原人上〕

阴　紅　（引）忠心扶社稷，杀气貫虹霓！

本督、阴紅。奉詔与蔡节会剿崆峒。怎奈蔡节連遭敗战，观望不前。聞得徐州失守，連夜率兵前来与賊鏖战，杀得他大敗而回，閉城坚守，兩下里对壘相持，不覺夏去秋来。昨又差人探其虛实，待他回来，自有分曉。

〔探子上〕

探　子　銅牆鉄壁身能入，鬼計神謀探得眞。

已到轅門，不免进入。（进介）探子叩头！

阴　紅　打探軍情如何？

探　子　帅爷听禀！俺宵行晝隐，把崆峒虛实探得分明：他無心对战比輸贏，移兵暗向淮城进。

阴　紅　（惊介）賊人潜兵赴淮，城中还有何人？

探　子　空城正靜，不过老弱凋殘夜守更。

阴　紅　他兵向何路而进？

探　子　他揚言兵返崆峒，却从海道而行，直往淮安城下。

阴　紅　去有几日了？

探　子　方才兩日。

阴　紅　賞你銀牌一面，再去打探！

探　子　謝帅爷！（下）

阴　紅　且住！淮安乃根本之地，豈能被敌人得去？想他从海道而行，道路遙远，我这里飞报日行五百里，由山僻小路而去，不須兩日可到淮城，一面修書与夫人女兒，叫她改裝出城，徑回乡土；一面傳令守关將士，固守城池。我自回兵，与他接战，断其归路，一鼓成擒。左右，磨墨伺候！

四龙套　啊！

阴　紅　（修書介）轅門飞报进帳！

四龙套　飞报进帳！

〔飞报上〕

飞　报　飞报叩头！

阴　紅　限你一晝夜，將此書报到淮安衙門，自有重賞，不得違誤！

飞　报　遵命！（下）

阴　紅　众將官，連夜回兵去者！

众　　　啊！

〔众繞行同下〕

第四十三場

〔阴丽娟上〕

阴丽娟　（引）無限情痴，忆王孙，秋草天涯。

奴家自与鍾兄話別之后，受了夜間風露，伤感分离，一病經旬，懨懨無力。今日虽覚少痊，精神尚自疲倦。看这秋意已深，寒風侵袂，好不凄惶人也！

（唱）怯身軀禁不住憂思成病，
眼慵抬如中酒似醉还醒。
念行人路迢迢舟車無定，
板桥霜茅店月風夜宵征。
可知他心兒里也曾記省，
綠窗下还有个独坐愁城。
似这般夜漫漫更長漏永，
望千里共明月分照离情。

思来想去，难遣愁怀。那日鍾兄临别之时，与我一方手帕。只因臥病，藏过一边。趁此無人，不免取出一看。（取罗帕看介）帕上有小字数行，待我念来。

（念）香閨寂寂奈何春，
不見花前夢里人；
底事含羞輕未吐，
断腸名姓卷中眞。
崑山文媚兰感題。

呀！这并非鍾兄所作，倒像閨閣女子的口气，这是什么緣故？（又看帕介）后面还有詩句，再往下看。

（念）何幸寻春得遇春，
天涯同是夢中人；
巫山有約今重訂，
緣合何須問假眞！
洞庭鍾心拜和。

呀！

（唱）女秀才在閨中感怀抒韵，
平白地却与他有甚关心？
怎等閑拾將来題詩答贈，

到临歧轉付我又是何因？

这方罗帕，定是那文媚兰的，看他兩人詩中之意，又非当面唱和，难道是鍾兄無心拾得，追和前詩？（想介）哎呀不对，若是無心，怎会有“巫山有約今重訂”的話呢？莫非他二人曾經会面？（又想介）但是詩中又有什么“眞假”，又道“同是夢中人”，那有夢中之人还会在帕上題詩不成？他临行之时，特以此帕轉贈与我，又是何意？眞眞令人难解。待奴把后面成行小字索性看完，必知就里。

（念）聞道瓊林宴早春，

夢中人是看花人。

題桥若遂相如志，

博得鸞凰自有眞。

这又是那女子所和，分明有訂婚之意，鍾兄啊鍾兄！你好欺騙我也！（泣介）

（唱）他原来与文氏鴛盟先訂，

在花前又与我私誓殷勤。

女兒家太痴情怎知他机关藏隐，

到如今才覚得輕托終身。

哎呀，我明白了，那夜話別之时，他曾說道：縱使事出非常，情非得已，必然一样看待。临行时又將手帕与我，又道：你是聰明之人，毋須再三囑咐。句句都是有意，我一时惜别伤离，心神已乱，哪能察覚到此？丽娟啊丽娟，你枉自聰明了！

（唱）系紅絲反牽了無限愁恨，

薄倖的鍾郎啊！

这情天缺陷事煉石难平。

〔鍾氏持書与乳娘急上〕

鍾　氏　我兒不好了！

阴丽娟　母亲为何这般慌張？

鍾　氏　那崆峒山寇，潜取淮安。你爹爹差飞报前来，叫家眷作速收拾出城，扮做民間妇女，逃回原郡。事不宜迟，乳娘，快快与小姐收拾起来！

阴丽娟　（哭介）孩兒病体才愈，如何扎挣得动？

鍾　氏　事到如今，只好勉强扎挣。大家且先改扮起来！

〔众改扮介〕

鍾　氏　（唱）霎时間烽火急傳来惊信，

阴丽娟　（唱）綺罗叢嬌养惯未出閨門。

乳　娘　（唱）劝夫人与小姐莫要迟頓，

〔鍾氏下〕

阴丽娟　（唱）薄命女今又做离乱之人。

〔同下〕

第四十四場

〔書僮背包袱引鍾心上，書僮带病呻吟介〕

鍾　心　（唱二黄原板）

兩处的苦相思一肩担定，

夢中緣花前約春色平分。

这一个盼金泥未有音信，

那一个見罗帕定有伤情。

但願得美姻緣天公帮襯，

成就了神告夢冠帔前因。

小生前与丽妹分别，她只怕負了蓮盟，另婚他姓，所以文小姐之事，不便明言，將那香罗帕兒作为表

記。料她一見之后，自然明白。只是那醋海兴波，賢者不免，惟有待諸异日，使她双全其美。且喜楊公奉使回京，又聞尙書起任春官，一同在此。来此已是楊公私第。書僮，前去通报！

書　僮　相公自己問一声吧，我动不了啦！

鍾　心　他竟病成这个样子，待我自己上前。門上有人么？

〔院子上〕

院　子　是哪个？

鍾　心　小生姓鍾，由江南到此，拜望你家老爷。

院　子　有請老爷！

〔楊令修上〕

楊令修　（引）彈冠来賀客，莫逆有亲知。
何事？

院　子　江南鍾相公求見。

楊令修　快請进来！

院　子　有請鍾相公！

鍾　心　（进門介）恭喜大人，皇华出使，道路光輝。

楊令修　职份当然，何劳过奬。而今恩科特啓，吾兄来此，定膺高选。

鍾　心　这科名还在其次。倒是文府姻亲，前者有負盛意，此番还望玉成，必当厚报。

楊令修　正要問兄，昔时文公亲来造訪，不知相待如何？

鍾　心　那时小生已往淮揚探亲，并不曾与文公会面。

楊令修　啊，这又奇了！

鍾　心　大人为何如此？

楊令修　文公先前与弟途中相遇，还托为兄作伐，所以这次回京，見面提起。誰知他与前大不相同，言中頗多譏笑。

鍾　心　(惊介)有这等事！不知他譏笑何来？

楊令修　(唱)他道你空有才無有品行，

从今后再莫要提起婚姻。

仁兄具此雄才，豈無淑女为妻？

鍾　心　(背供介)如此光景，莫非罗帕題詩竟被文公知道了不成？

楊令修　你背地沉吟，莫非恋此婚姻？当初你又再三推辞，是何緣故？

鍾　心　事已至此，不敢相瞞。小生向曾夢一美人，結为夫妇，思得与夢中之人为配，故尔不敢漫然相許。后来寻到金陵，遇見文府小姐，誰知她正是我夢中的美人。

楊令修　哪有这等奇事！

鍾　心　大人还不知道，那小姐也曾夢見小生的呀！

楊令修　且住！小姐之夢，吾兄如何曉得？

鍾　心　哦！愈發的对大人实說了吧。那日清明佳节，小生在郊外散步，遇見文小姐上墳而回，一幅罗帕遺落在地。小生撿来一看，那帕上題詩一首，就为夢見小生有感而作。

楊令修　你怎么就知道她是文府小姐？

鍾　心　她帕上原題有姓氏。后見文府花园，無心步入，恰遇一个侍兒在那里寻找物件。她看見小生，便問那罗帕所在。小生和詩一首，求她寄与小姐，小姐又重和前韵，轉贈小生，就以罗帕为記，訂下鸞盟。

楊令修　(深思半晌)据兄所言，文公含怒，莫非知覺此事？这婚姻竟难再提矣！

鍾　心　(唱)倘若是这姻緣被風吹散，

顧鰥居不另娶誓守前言。（洒泪介）

楊令修　仁兄且莫焦灼，我思得一計在此。

鍾　心　不知計將安出？

楊令修　文公东床之选，尙未有人。如今恩科之詔，不論举监生員，山林隐逸，一体赴試。吾兄何不弃此釁門，改一姓名？小弟現任礼部郎官，替你入册赴考，大魁之后，再去求亲，量無不允。

鍾　心　（喜介）多謝大人成全。如此就改姓齐名諧，連籍貫亦改入金陵便了。但不知御試將在何时？

楊令修　只因崆峒山寇与阴都督在徐州相持，不与交战，潛兵暗襲淮城，江淮告警，聖主憂心，將場期改在明春了。

鍾　心　（惊介）呀！淮城一破，阴都督家眷定陷賊人之手。既是試期尙早，今姑母現困淮城，意欲到彼探望，方能放心。

楊令修　乱軍之中，如何去得？

鍾　心　小生自当相机而行。只是書僮有病，权寄大人身边，未知可否？

楊令修　这又何妨！小弟冬間將要外任出京，就叫他住在舍下，候兄回京便了。

鍾　心　多謝厚意。告別了！

楊令修　此去須要小心。正是：

　　　　官命在身又出游，

鍾　心　　　怎知兩地共离憂。

楊令修　　　誰謂今日人心变，

鍾　心　　　結得同心又种愁。

楊令修
鍾　心　請！

〔同下〕

第四十五場

〔四龙套、周兴、李泰、陈宣、赵胜引阴紅上〕

阴　紅　（点絳唇）壯气冲霄，兵威奋耀，軍声噪，兵馬休驕，要把崆峒扫！

（詩）日月風吹虜騎塵，

关河爭战几归人！

胸中別有安边計，

虎斗雌雄势已分。

下官、阴紅。回兵淮上，正与賊遇，喜得夫人、女兒得信东归，城池固守。下官就在城外扎营，以为犄角之势。連交数陣，未見輸赢。昨又打下战書，約定今日会战。周兴听令！

周　兴　在！

阴　紅　命你帶領一哨人馬，埋伏东路，遇賊攔杀，不得有誤！

周　兴　得令！（下）

阴　紅　李泰听令！

李　泰　在！

阴　紅　命你帶領一哨人馬，埋伏西路，遇賊攔杀，不得有誤！

李　泰　得令！（下）

阴　紅　陈宣听令！

陈　宣　在！

阴　紅　命你帶領一哨人馬，埋伏南路，遇賊攔杀，不得有誤！

陈　宣　得令！（下）

阴　紅　赵胜听令！

赵　胜　在！

阴　紅　命你帶領一哨人馬，埋伏北路、遇賊攔杀，不得有誤！

赵　胜　得令！（下）

阴　紅　待本督帅領大兵，在中央接应，就此起兵！

四龙套　啊！

〔四嘍兵引賽金刚、鉄罗汉上。周兴、李泰、陈宣、赵胜与賽金刚、鉄罗汉、崆峒公主分次交战。崆峒公主、賽金刚、鉄罗汉敗下。崆峒公主上，起打，又敗下。阴紅領兵追下。崆峒公主、賽金刚、鉄罗汉又上，合战周兴、李泰、陈宣、赵胜介，又敗下，阴紅上，与崆峒公主对战，众兵围上，崆峒公主冲围敗下，阴紅舞槍介〕

阴　紅　賊兵敗逃，追上前去！

〔众同下〕

第四十六場

〔鍾心背包袱上〕

鍾　心　（唱）几何时这康庄遍生荆棘，

見多少好家居瓦礫成堆。

無辜的竟做了野哭新鬼，

惨凄凄妇寻夫娘盼嬌兒。

望烽烟不由人心胆惊悸，

猛听得金鼓震炮响如雷。

一路行来，只見烽烟滿目，遍地瘡痍，果然崆峒山寇攻打淮城。聞得城池未破，但不知丽妹怎生惊恐，令人好不焦急！方才过了黃河渡口，已近淮城，只是兵馬倉皇，怎敢乱走！所有人民，又皆四散逃亡，叫我从何处寻找？（望介）

〔幕內喊杀声〕

鍾　心　哎呀！喊杀之声，漸漸切近，不免逃避便了！（下）

〔崆峒公主原人敗上，阴紅原人追上，崆峒公主原人逃下〕

众　　崆峒賊寇逃走。

陰　紅　暫且收兵，再作計較。

〔众同下〕

〔鍾心急上〕

鍾　心　适才一陣乱跑，也不知到了何处。（看介）此間有座古庙，且自进去。（进門，掩門，望介）上面塑的乃是弥勒古佛，待我一拜。（拜介）但願神佛保佑，早脫灾难。（起介）且在神龕后歇息歇息。

〔崆峒公主上〕

崆峒公主　杀敗了！杀敗了！今日这場厮杀，嘍兵折去大半，兩位先鋒，也不知敗往何方。我正陷入重圍，忽見金光一道，現出一条大路，俺便随着金光直逃到此，原来是座古庙，待俺进去。（推門入介）呀！上面乃是弥勒古佛，想是我佛慈悲，救我到此，待我一拜。（拜介）我崆峒若能脫离大难，来日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起介）战了一日，身体劳乏，料想此地無人，不免盹睡些时。（睡介）

〔鍾心张望惊介，又四望复回看，叹介〕

鍾　心　这員女將，分明战敗逃来。聞得山寇叫什么崆峒公主。我看此女仪表非凡，定是那公主無疑了。我且咳嗽一声，看她如何。（嗽介）

〔崆峒公主惊起，拔剑欲杀鍾心介，鍾心搖手避介〕

鍾　心　女將軍不必动手，小生避兵在此，并非什么歹人。

崆峒公主　你既是讀書人，交战之地，怎敢前来？

鍾　心　只因探亲而来，不想正遇兵乱。我看女將軍莫非就

是崆峒公主？为何只身到此，敢是临陣失机了嗎？

崆峒公主　說也慚愧。

鍾　心　咳，我看你英風凜凜，容貌端妍，若能归順朝廷，何愁沒有富貴？奈何以一隅之力，与国家相抗？現今大兵彙集，你一騎潛逃，倘被擒获，有誰憐惜？还望三思！

崆峒公主　（背供介）方才昏睡之时，若遇他人，必遭擒害。听他語言眞摯，一片婆心，令人可感。（向鍾心）請問尊姓，何方人氏？

鍾　心　小生姓鍾名心，姑苏洞庭山人也。那淮揚阴都督是我姑丈。你果肯投降，我一力保全，不失富貴。

崆峒公主　我祖父与大明世代深仇，怎能反顏臣事？只是方才仗佛光之力，逃出重圍，此乃我佛指示于我。你今前来，莫非天意？也罢！今將战袍割下半幅，咬破指尖，血書数句，你帶与淮揚帅府，不必兴师动众，只消遣一能干之人，將此断袍血書送到我崆峒山寨，必然率众归降。但要你一力保全，勿伤他們的性命。

鍾　心　如此甚好。小生可力保生命無事。

〔崆峒公主割袍咬指写書，付鍾心介〕

崆峒公主　正是：鼙鼓厭听听經鼓，戎衣不着着緇衣。你我后会有期，請了！（下）

鍾　心　好个血性女子，竟自走了。不免收拾了战袍，往姑丈营中去也。（下）

第四十七場

〔阴紅上〕

阴　紅　（念）三軍同敌愾，半壁障江淮。

昨日与賊交战，杀得他弃甲曳兵，尸横遍野。賊酋將要成擒，又被她單騎逃走。今早探子来报，賊已退归崆峒。本当乘胜搗其巢穴，奈夜中未知虛实，且我軍疲劳，未可輕进，只得收兵进城，再圖良策。

〔中軍上〕

中　軍　稟都督：有一秀才，口称鍾心，有机密要事求見。

阴　紅　快請进来！

中　軍　有請鍾相公！

〔鍾心上〕

鍾　心　日暮悲笳动，秋高战馬肥。

姑父在上，侄兒拜見！

阴　紅　只行常礼。請坐！

鍾　心　告坐。

阴　紅　恩科期近，聞得賢侄赴京应試，怎么迂迴到此？

鍾　心　前番侄兒进謁，正値姑父奉詔出征，蒙姑母留住衙中。及至赴京，才知恩科改在明春，因聞得淮城危急，故此赶来探望。

阴　紅　原来如此。賊寇已退，城防無虑。只是巢穴未除，終为后患。

鍾　心　侄兒来时，正当对壘交鋒，不意在古庙之中，竟遇崆峒公主战敗逃来，侄兒用几句言語說她投降，她竟翻然省悟，情願出家云游。今有战袍血書，叫侄兒送上姑父，不須再动干戈，只消遣一能干之人，送往崆峒山寨，必定束手来归。惟求保奏朝廷，赦免其罪。

〔阴紅接战袍看介〕

阴　紅　这血書果然写得恳切。我今就差一裨將，送至崆峒，一面請旨招安。賢侄之功不小。

鍾　心　淮城被困，姑母、表妹未知曾受惊否？

阴　紅　我前探知賊人要攻淮安，已先叫她們回家乡去了。

鍾　心　（惊介）听說大江南北盜賊遍地。姑母年高，表妹身弱，一路之上，倘有差池，如何是好？侄兒意欲一路打探，不知姑父意下如何？

阴　紅　如此关怀，足見至亲情重。我一向欲將丽娟与你为配，只因王事在身，未能提及。今就軍中，一言为定，免去贅文，賢侄可能納否？

鍾　心　（喜介）姑父如此錯爱，侄兒更有何詞？但有一事，敢先向姑父請罪！

阴　紅　但講無妨。

鍾　心　侄兒昨到京中，已蒙宗伯文老先生許及姻亲，望姑父破格垂慈，容侄兒兩存其美，"姊妹"相称，不敢稍有差别。

阴　紅　咳，罢了！怪我未先問及你曾否訂婚。今一言既出，駟馬难追。只是日后休要亏了小女！

鍾　心　若有异心，皇天不佑。姑父請上，待侄兒拜謝！
（唱）蒙姑父量寬洪許兼二美，
　　半子职又怎敢半点有亏！

阴　紅　（唱）只要你兩大間心平似水，
　　莫叫我年迈人追悔前非。

〔同下〕

第四十八場

〔蔡节上〕

蔡　节　（引）怒种心头，起杀机，为报前仇。

下官、蔡节。奉旨与阴紅合剿崆峒。昨探得阴紅將崆峒賊寇杀得大敗，那公主只剩一騎而逃，巧遇鍾心游說，她便割袍以血書为誓，交鍾心送与阴紅，差人到山寨招降。那崆峒公主竟自不知去向。又聞得鍾心、阴紅已有婚姻之約。想起前情，可羞可惱！况今他既有功，我豈無罪？为此生得一計，已差心腹家將帶領兵卒，將他差官杀死，断袍取回藏过，又假作阴紅回書一封，說他与賊勾通，断袍为誓，暗献淮城，一面飞奏朝廷，一面將阴紅拿問，連鍾心一并問罪入獄，方消俺心头之恨。且待家將回来，再做道理。

〔家将背包袱率四軍士上〕

家　將　奉了主帅命，星夜不留停。

小將奉令，兩日兩夜，將阴紅所差裨將赶上杀死，取得首級并血書断袍呈上。（呈介）

蔡　节　（喜介）办得快当。可將断袍藏过，首級埋好，就着你帶領前部人馬，随我同到淮城，將阴紅拿下，回来一律領賞。就此啓程！

四家將　啊！

〔众圓場〕

一家將　已到淮城，阴都督出城接旨！

〔阴紅上〕

蔡　节　聖旨下。跪！

阴　紅　万岁！

蔡　节　皇帝詔曰：阴紅奉旨討賊，將其就擒賊首，縱令潛逃，又令女婿鍾心来往勾通，断袍为誓，暗献淮城。

着左都督蔡节將阴紅、鍾心拿問，家屬监禁候旨。右都督印信，即命蔡节暫理。謝恩！

〔一家将与阴紅上刑介〕

阴　紅　俺阴紅忠心报国，怎說与賊勾通？

蔡　节　勾通不勾通，自有你的憑証。我且問你，鍾心安在？

阴　紅　他久已不在此間了。

蔡　节　（冷笑介）如今奉旨拿人，比不得聘他入幕，你說不在，难道就罢了不成？

阴　紅　他不在此处，問我何来？

蔡　节　鍾心既已在逃，众家將与我挨門搜捕；一面行文各处，一体严拿，并將阴紅家眷追提监禁！

四家將　啊！

蔡　节　將阴紅上了囚車，帶回京江，再行审問！

四家將　啊！

〔众繞場，同下〕

第四十九場

〔四嘍兵引賽金刚、鉄罗汉上〕

賽金剛　公主一去無音信，

鉄罗汉　令人晝夜不安宁。

賽金剛　二弟請了！

鉄罗汉　請了！

賽金剛　你我淮城一战，被阴紅杀得大敗，公主單人独騎，也不知往何方而去。这崆峒山寨之事，就請二哥执掌，也好整頓人馬，以复前仇。

鉄罗汉　且慢！已差嘍兵打探公主下落。待她回来，再作道理。

〔探子上〕

探　子　禀上二位寨主：小人奉令到淮安一帶打听，并無公主下落，却听得一樁新聞。

賽金剛
鉄罗汉　什么新聞？

探　子　阴紅不知为了何事，被蔡节拿問收监。特来禀报。

賽金剛
鉄罗汉　下面領賞，歇息去吧。

探　子　謝寨主！（下）

賽金剛　今阴紅既被拿問，蔡节济得甚事！趁此机会，你我分兵下山，三弟帶一支人馬，由海道直打淮安；待俺由陆路攻取徐揚，同会金陵便了。众嘍兵！

四嘍兵　有！

賽金剛　一齐下山！

四嘍兵　啊！

〔同下〕

第五十場

〔四龙套引蔡节上〕

蔡　节　（引）为去心头恨，眉尖杀气生！

前因阴紅不放鍾心，又將我差官辱駡而回，为此結下仇恨，劫了断袍血書，將他差官杀死；一面參奏阴紅勾通反寇，暗献淮城。奉旨將他拿問，下在监牢。又聞得朝廷加派大員，会同勘审。只得且待后命。近日崆峒賊寇又来侵占淮揚。下官虽然兼管右都督印信，怎奈阴紅部下俱各不服調遣，只得叫他們各守汛地，不准迎敌。且听探馬一报。

〔探子上〕

探　子　啓禀都督：崆峒賊寇已杀到淮揚地界。又聞得尚有一支人馬，杀奔金陵而来。

蔡　节　再探！

探　子　啊！（下）

蔡　节　啊！那賊兵如此厉害，淮揚一帶，断难保守，金陵又系陪都，必須用心防守。且与巡撫会議守城之策。左右，打道巡撫衙門去者！

四龙套　啊！

〔同下〕

第五十一場

阴丽娟　（內唱二黃倒板）

旦夕間烽火急忽生灾变，

〔阴丽娟、鍾氏、乳娘上，同哭介〕

阴丽娟　（唱快三眼）

惨凄凄相对泣白髮紅顏。

嘆慈亲垂暮年哪經憂患，

一路上受奔波露宿風餐。

自幼兒在深閨百般嬌慣，

到如今在人前挨挨挤挤、倉倉猝猝、怎顧得滿面羞慚。

鍾　氏　（唱）見嬌兒悲声放令人愁惨，

却怎知一旦間受此顚連。

最可嘆众家丁逃亡四散，

但只怕这長途难到家园。

兒啊，你我离了淮城，一路兵馬紛紛，从人逃散，幸得乳娘相随，行了一月，尚未逃出宜陽地界。聞

得山寇愈發猖狂，又不知你爹爹胜負如何，叫人怎能放心得下！

阴丽娟　爹爹这样高年，枕戈擐甲，馳赴疆場；母亲又跋涉長途，备尝艰險，令孩兒好不痛心哪！（哭介）

乳　娘　夫人、小姐且免愁煩，倘若生出病来，越發不能行路。你看前面一座山头，这边一条山澗，待我攙扶夫人、小姐，大家赶快行走才好。

阴丽娟　喂呀！（哭介）

（唱）怯身軀已覺得神疲力倦，（閃跌介）

〔乳娘扶阴丽娟介〕

阴丽娟　（唱）罗袜小石齿尖欹側难前。（又跌介）

〔乳娘扶阴丽娟登山介〕

阴丽娟　（唱）手攀藤一步步羊腸徑險，（登高介）

路迢遙难走尽万水千山。（立山上）

〔幕內鳴金，四嘍兵上，繞場，下〕

阴丽娟　呀！

（唱）又只見烟塵起人馬嘶喊，

一霎时山谷震金鼓喧闐。

鍾　氏　哎呀兒啊！你看烟塵滚滚，人馬声喧，也不知是官兵、賊寇？漸漸逼近前来，快快逃命要紧！

〔众同下山介。众难民上。阴丽娟、鍾氏、乳娘被冲散介，分跑下〕

〔鍾氏、乳娘左右分上〕

鍾　氏　丽娟！

乳　娘　夫人！

鍾　氏　嬌兒！

乳　娘　小姐！

〔鍾氏、乳娘繞場相遇介〕

鍾　氏　乳娘，你、你、你可曾看見你家小姐？

乳　娘　一陣奔逃，不知小姐去向。

鍾　氏　不好了！

（唱）慌乱間把嬌兒一时失散，

喘吁吁叫得我气咽喉干。

又听得四下里人声沸乱！（扫一句）

〔众嘍兵上。鍾氏、乳娘逃下。众难民上。阴丽娟在乱民中走場。众嘍兵追众难民下。阴丽娟坐地介〕

阴丽娟　（唱倒板）

乱軍中逃性命东奔西竄，

只吓得魂魄飞四体难全。

猛抬头怎不見慈亲顔面？（两望介）

母亲！乳娘！喂呀！（哭介）

（唱）閃得我苦零仃流落荒原。

〔严氏背包袱上〕

严　氏　（唱）每日間仗說媒將人誆騙，

又誰知遇兵荒拋弃家园。

我、严氏。靠說媒为生。不想山寇作乱，随众奔逃，身体走的困倦，暫且歇息片时。

〔阴丽娟哭介〕

严　氏　那旁有女子哭泣之声，不知是什么人，待我看来。

（看阴丽娟介）原来是个标致女子，怎么一个人在荒郊野外呢？

阴丽娟　我乃名門之女，母女二人被賊兵冲散，是以流落在此。（哭介）

严　氏　是位千金小姐。請問尊姓芳名？

阴丽娟　奴家阴氏，小字丽娟，父亲現任淮揚都督之职。

严　氏　(惊介)喲！是阴都督的小姐！为何不在衙中？这荒乱年头，怎好走路？

阴丽娟　唉，媽媽呀！

(唱)母女們原待要家乡回轉，

半途中遇贼兵困苦难言。

严　氏　唉，眞是可憐！請問小姐，欲往何方投奔？

阴丽娟　奴家浙江諸暨人氏，自然是回往家乡。但今独身一人，叫我怎样行走？

严　氏　小姐，您不知道，我也是逃难出来，無家可奔，彼此都在患难之中。小姐不如同我一路行走，也有个照应。此間是瓜州地面，听說贼兵已过江南，小姐家乡，如何还能去得？不如順着江北而去，待等平靜，再送你回家，你看如何？

阴丽娟　旣蒙携帶，感恩非淺。

严　氏　此地不可久停，赶快前行便了！

(唱)可憐她一家人骨肉离散，

阴丽娟　(唱)却好似孤飞雁夜繞江干。

〔同下〕

第五十二場

〔二差役上〕

差役甲　(念)官府作福作威，

書差个个都肥。

差役乙　遇着官兒不辣，

衙役都要餓煞。

差役甲
差役乙　我們杭州府捕快是也。自新任知府楊令修到任以来，为政严肃，总不能討得一差。今日忽發下一件

公文，緝拿欽犯一名鍾心，拿获者賞錢五十貫。不知咱們可有这个造化？

差役甲　且將告示張挂起来，等候便了。

〔二差役挂告示介，下〕

〔鍾心上〕

鍾　心　（唱）急煎煎哪顧得道路遙远，

寒颼颼又恰遇風雪泥漫。

似我这瘦書生尙未經慣，

可憐她嬌弱質怎禁飢寒？

小生自別姑丈，一路追赶前来，到了諸暨，只見重門封鎖，姑母、表妹并未还家，想是道路不靖，不知阻隔何方。行到杭州，又遇一天大雪，且在此处躲避些时。（見告示，念）“杭州府正堂为抄奉部文事：照得犯官淮揚都督阴紅，通連反寇，已奉聖旨拿审在案。其同謀女婿鍾心，在逃未获，通緝一体严拿，等因到府。”（住口呆介）这、这、这是哪里說起？莫非朝廷不准招降，因而見罪，豈不是我反害了姑丈？如今是非未明，不如且到京中赴試，此处不可久停，待我急速走去！

〔二差役暗上，看鍾心介〕

差役甲　这人看了告示，大惊小怪，一定知情。將他鎖啦！

〔二差役鎖鍾心介〕

鍾　心　你这二人为何拿我？

差役甲　你就是通連反寇的鍾心，你当我不知道么？

鍾　心　我自姓齐名諧，要赴恩科御試。礼部册上，現有我名，你这样攀誣好人，和你見官去講！

差役乙　（慌介）原来是应試的秀才相公。我那伙計不知，多有

得罪！（去鎖介）

鍾　心　（怒介）你等誣賴好人，一定要見官辯理！

差役乙　相公，恕我們一时莽撞，您高抬貴手，我們就可过去啦！

鍾　心　念你苦苦哀求，也罢，就便宜了他。（背作摇头介，怕介，急下）

差役乙　你这人也太粗魯啦！只想發財，几乎被人家反告一狀。

差役甲　我看他到底有些可疑。

差役乙　人已走啦，还疑什么？他們秀才成群搭伙，不是好惹的。我們吃兩盃酒去。

〔同下〕

第五十三場

〔賈俊才上〕

賈俊才　（念）好事未能成，

出乖又露丑；

再用假招牌，

卖文来糊口。

學生、賈俊才。自从船上逃出，在家也不敢居住，流落杭州，無可度日。幸喜那晚將鍾心詩文帶出，仍旧冒充牌号，做个假“名士”。却眞作怪，到处都知道有个才子鍾心，来求文字的倒也不少，与他抄上一篇兩篇，即可發些利市。今日雪中無事，且到西湖上沽飲一回，搪搪这身上寒气。（行介）

〔差役甲醉上〕

差役甲　伙計，扰了你啦。

差役乙　（內）慢些走，还沒算賬呢。

差役甲　你替我会了鈔吧，我要回去啦。

〔差役甲急走介，与賈俊才撞介，二人倒地。賈俊才起，揪打差役甲介。差役乙急上〕

差役乙　叫你慢点走，淨圖占便宜。（見賈俊才，劝介）他醉啦，不要同他醉鬼胡纏。

賈俊才　大胆狗头，竟敢把我鍾相公撞了一跤，还敢动手打人！叫地方送到官府，打他几十板子，这还了得！

差役甲　（爬起，背供介）怎么又撞着一位相公，今天眞眞倒运！

〔差役乙招手喚差役甲介〕

差役乙　这人自称什么"鍾相公"，說話又是吳县口音，待我用話套套他。（与賈俊才賠礼介）相公不要見怪，只因本府太爷要聘請鍾心相公，命我二人訪他住处。天气太冷，那伙計貪吃了兩盃酒，無意冲撞，多有得罪！

賈俊才　（喜介）你太爷聘請鍾心可是当眞？

差役乙　怎么不眞。相公莫非与鍾相公認識？

賈俊才　我且問你，有多少束修？

差役乙　一百二十兩，还有四季衣服。

賈俊才　（搖擺介）不瞞你說，我便是鍾心相公。

差役乙　你听說是錢多，敢是假冒吧？

賈俊才　現有我的文章發卖，怎会假冒！

差役乙　（向差役甲使眼色介）伙計，拿过来！

〔二差役鎖賈俊才介〕

賈俊才　你說奉命聘請，怎么將我鎖了？

差役甲　你的事發作啦。

賈俊才　（慌介）不好了，一定是文老头兒不肯饒我。哎呀，糟了！

差役甲　快些走，不要在那里搗鬼！伙計，这五十貫錢是我

一跤跌出来的。

〔二差役鎖賈俊才下〕

第五十四場

〔楊令修上〕

楊令修　(引)关心良友，頓教人，日夜怀憂。

下官、楊令修。自礼部外簡杭州知府。到任未久，奉到部文：阴紅通逆一案，內中竟有鍾心同謀。必是有人陷害。适才衙役回稟，已經將鍾心拿到。怎样設法才能將他开脫呢？(想介)啊有了，那鍾心已改名齐諧，下官曾經代为入冊。不免喚入后堂，叫他只認齐諧，不認鍾心，便好开脫了。来！

〔家院暗上〕

家　院　有。

楊令修　將鍾心帶入后堂！

家　院　將鍾心帶入后堂！

〔二差役带賈俊才上，跪介〕

楊令修　(背供介)呀！这人并非鍾心。只是面熟的紧。哦，是了，他是生員賈俊才，在鍾心那里会过一面，为何当做鍾心拿来？

賈俊才　(偷看，惊介)呀！原来是楊父母升任在此，愈發是文府的事發作，只得招認了。

楊令修　这鍾心你們怎样拿获的？

差役甲
差役乙　他自称鍾心，还有文章發卖。

楊令修　(背供介)是了。此人素行不端，一定假冒鍾心名字，偷盜他的文章。不免將錯就錯，解到京江，那鍾心

倒可無事了。鍾心，你可知罪么？

賈俊才　(惊介)生員自知有罪，只求大人开恩！

楊令修　你旣知罪，解到承审衙門勘問便了。帶下去！(下)

差役甲
差役乙　走！

賈俊才　兩位大哥，此处不發落，难道把我解到京都不成？

差役甲　何用解往京都？把你解送京江蔡都督那里，审問你同謀反叛！

賈俊才　啊呀大哥！我并不姓鍾，这“反叛”之事，一些兒也不知道。快替我回禀，我是姓賈。

差役甲　我們先前問你可曾假冒，你道有文章發卖，怎么是假？老爷問的时节，你也招認了。現在就是假，也無用了。还不快走！

賈俊才　(哭介)小鍾呀，你害苦我也！

〔二差役押賈俊才下〕

第五十五場

〔崆峒公主扮道姑上〕

崆峒公主　(引)放下屠刀，皈三宝，世外逍遙。

自家、崆峒公主是也。自那日战敗，蒙佛光救护，得保殘生。又亏鍾心良言相劝，省悟前非，来在滁陽万山之中弥勒庵內出家。昨夜睡夢間弥勒佛示兆，道有忠臣之妇到此，叫我好生留住。且看究是何人，不免在此靜候便了。

〔乳娘扶鍾氏上〕

鍾　氏　(唱)想嬌兒把我的肝腸痛坏，

蒼天爷降大禍又遇奇灾。

自从与女兒失散，日夜痛心；又听傳言，老爷为通連反寇，奉旨拿問；还有侄兒鍾心牽連在內。这場灾禍，不知从何而起？好不叫人悲痛啊！

乳　娘　夫人切莫悲伤，保重身体要紧。此間是个庙宇，不如借宿一宵，明日再走。

鍾　氏　只好如此。

乳　娘　开門来！

崆峒公主　外面有人叫門，待我出去看来。(开門介)二位施主从何而来？

鍾　氏　原来是位女师傅。我等逃避兵灾，迷路至此。望求借宿一宵，明日早行。

崆峒公主　如此請进！

〔乳娘扶鍾氏进介，坐介〕

崆峒公主　看你老人家，不似貧寒小戶，为何这般落魄？

鍾　氏　一言难尽哪！

(唱)我本是宦門妇在淮安城內，

帶嬌兒轉家乡路遇兵灾。

一月間未走出宜陽地界，

又誰知半途中母女分开。

崆峒公主　原来是位夫人，失敬了！但不知夫人尊姓？

鍾　氏　老身丈夫便是淮揚都督阴紅，不知被何人讒言，說他通連反寇，奉旨拿問，好不屈煞人也！(哭介)

崆峒公主　呀！不想都督遭此不白之寃。但是那秀才鍾心他往哪里去了？

鍾　氏　那鍾心是我內侄，也被牽連在內。不知师傅何以認得？

崆峒公主　夫人哪里知道，俺乃是崆峒公主，那日在古庙之中

遇見鍾生。亏他良言相劝，因將战袍割下，写成血書，交他呈上都督，差人去往山寨招降。俺便弃却紅塵，云游至此。

鍾　氏　如此說来，定是朝廷不許招降，故尔見罪。

崆峒公主　只怕另有别情。夫人且在此处住下，慢慢打听消息便了。

鍾　氏　多謝公主收留！

〔同下〕

第五十六場

〔卜卦人上〕

卜卦人　（念）天生兩眼瞎，

算命是生涯；

子平未必准，

不过閑嗑牙。

小老兒、卜卦人。本籍姑苏人氏。进京投亲不遇，故以算命为生。这斜对門便是文尙書府第，因是同乡，便和他府里人講命談星，漸漸熟識起来。前者有个严媽媽帶着一位什么官家小姐，租我后边空房居住，已經半个多月，打算向她要些房錢。天时尙早，先到大街上找点买卖，回来再找她要錢。就是这个主意。待我把房門关上，大街走走。（下）

第五十七場

〔阴丽娟上〕

阴丽娟　（引）瘦損瓊枝，悲薄命，飄泊天涯。

前在中途与母亲、乳娘失散，幸遇严媽媽相伴同行。

只因归途有阻，想起鍾家表兄在京应試，为此来到京都。也曾囑托严媽媽各处寻訪，均無消息。不覚半月有余。今早取下金釵交严媽媽拿去买些柴米，順便再探听鍾郎的下落。（叹介）唉！想我千金之軀，流离至此，爹爹音信全無，母亲、乳娘又不知分散何处，晝夜焦思，好不伤感人也！

（唱二黄原板）

　　痛双亲戎馬間一朝分散，
　　望亲舍白云飞夢繞关山。
　　又誰知意中人更如天远，
　　怎能借御溝水紅叶詩傳？
　　陋室中空自有影随形伴，
　　恁孤凄誰似我度日如年！

〔严氏急上〕

严　氏　小姐，快快开門！

阴丽娟　（开門介）媽媽何事惊慌？

严　氏　你每日叫我寻訪鍾心相公，几乎惹出禍来！

阴丽娟　有甚禍事？

严　氏　我才到街上，見有一位由考場出来的相公，我拉住問他，場中可有个苏州秀才鍾心？那人說道：这婆子好大胆！你不見那边挂着告条么？我吃了一惊，果見十字街头有張告示，許多人圍着念，淮揚都督阴紅、正是你家老爷——

阴丽娟　（慌介）俺爹爹便怎么样？

严　氏　因通連反寇，奉旨拿問。还有女婿鍾心在逃，各处一体严拿！

阴丽娟　哎呀！（气椅）

严　氏　小姐醒来！

阴丽娟　（唱倒板）

　　猛听得老爹爹身遭凶險，

爹爹！我父！喂呀！

（唱）矢忠心反受了复盆奇冤。

　　平白地惡風波天旋地轉，

　　恨不能学緹縈哀訴君前。

严　氏　小姐不要啼哭，現在还要捉拿家眷，倘被外人知曉，自身也就难保啦。

阴丽娟　一家遭此奇禍，叫我怎不痛心哪！

〔卜卦人暗上〕

卜卦人　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

严媽媽，你与小姐在此居住，也有半个多月。現今外面要拿阴都督家眷，風声很紧，我这房卑屋淺，难以存身。須要找个严密之处，方可無事。

严　氏　你叫我們搬到哪兒去呢？

卜卦人　（想介）小老兒有一兄弟，在相府中頗有势力。逃在那里，才可以躲避。不知你二位意下如何？

阴丽娟　想我孤身幼女，怎好到别人家中居住？

严　氏　現在事情紧急，也顧不得許多，有我做伴，料然無事。

阴丽娟　如此全仗媽媽了！（哭介）

卜卦人　小姐，你就快点收拾，我与严媽媽先去說明，方好前去。

〔阴丽娟哭介，下。卜卦人扯严氏衣介〕

卜卦人　严媽媽，你跟我这里来！

严　氏　你动手动脚、鬼头鬼脑的，有点什么毛病？

卜卦人　有件發財的事跟你商量。

严　氏　什么事？你說吧。

卜卦人　我哪有什么兄弟！听得文府中要买一个聪明侍女，看了多少都不合意。你常說这位小姐人物齐整，諸般伶俐。何不將她騙卖，豈不是發財的好机会嗎？

严　氏　她是位千金小姐，如何卖做使女？只怕使不得。

卜卦人　你这人眞傻！她家有此大禍，你若長久窩藏，被人發覚，連你也牽連受罪。不如將她騙卖，發点意外之財，你我逃往他方，豈不是好？

严　氏　可也說得有理。我先要安伏她，你往文府講价去吧！（下）

卜卦人　（圓場）行行去去，已到文府。門首怎么靜悄悄的？（听介）

〔家院甲上〕

家院甲　朝內三公位，門前七品官。卜瞎子到此何事？

卜卦人　原来是李大叔。聞得府上要买个丫鬟。現有一人，十分伶俐。煩劳大叔成全，自当重謝。

家院甲　要便要，只怕难得中意。

卜卦人　这个包管中意。

家院甲　要多少銀子？

卜卦人　不敢多說，就是一百兩吧。

家院甲　胡說！哪有这許多？竟是一个元宝罢了。但須除下十兩做我的謝仪。

卜卦人　就依大叔，也要先除十兩，存在大叔这里。

家院甲　这是为何？

卜卦人　这是小老兒的偏手。

家院甲　你倒是个老販子！

〔家院乙上〕

家院乙　你們二人在此講些什么？

卜卦人　有一女子，煩劳李大叔卖入府中，做了鬟使用。

家院乙　相爷主試入闈，关防严密，如何使得？

家院甲　这是相爷早吩咐下的，有甚要紧！

家院乙　旣然如此，不許声張，夜晚悄悄送进府来便了。

卜卦人　遵命！

〔家院甲、乙下〕

卜卦人　不想我瞎子，竟發一注小財，这是哪里說起？
哈哈哈……！（下）

第五十八場

〔輕云上〕

輕　云　万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有命安排。
我、輕云。自用計驅逐那假鍾生，原想等眞鍾生前来，成其好事。誰知老爷先前把假的当成眞的，后来又把眞的当做那假的。楊老爷出使回京，与鍾生提起婚事，老爷說他“有才無行”，怒而不允。小姐聞知，十分憂悶。又听淮揚阴都督案內有同謀一名女婿鍾心，莫不成鍾生舍此另婚，并遭其禍？令人惊疑不定。老爷今为恩科取士，奉旨入闈。只有我和小姐兩人，相对發愁，也沒有一点办法。話言未了，小姐出房来也。

〔文媚兰上〕

文媚兰　（引）双鎖愁眉，这滋味，惟有心知。

輕　云　小姐，您終日發愁，豈不要伤了身体，今晚月色清明，何不賞月消遣，散散心哪？

文媚兰　哪有閑心賞玩！难道你还不知我的心事？

輕　云　我怎么不知道！又有什么法子！啊小姐，方才院子来說，买了一个丫鬟，少刻便送进府来。

文媚兰　由他便了。

〔家院乙带严氏、阴丽娟上〕

阴丽娟　啊媽媽，深夜之間，我們这是往哪里去呀？

严　氏　别嚷！一会兒就知道啦。

〔家院乙揮手介，严氏暗下〕

家院乙　輕云姐，新来的姐姐在此，領她进去。（下）

輕　云　長得眞个标致！你随我来。見过小姐！

文媚兰　好一个女子！你旣卖入府中，为何不知規矩？

阴丽娟　（惊介）啊！我为避禍而来，怎說卖与你家？快叫严媽媽前来問个明白！

輕　云　哪有严媽媽？你旣說不是卖，为何情願随她到府里来呢？

阴丽娟　哎呀！

（唱）听一言才知曉誤中奸計，

苦命女身無主血泪空滴。（哭介）

文媚兰　那一女子且莫悲伤。看你的相貌举动，并非下賤之人。方才說避禍而来，端的为着何事？

阴丽娟　喂呀！

（唱）滿腹的悲惨事怎能提起，

文媚兰　但講不妨。

阴丽娟　（唱）回家乡遇賊寇母女分离。

文媚兰　那严媽媽是你何人？

阴丽娟　（唱）她本是陌路人急难相倚，

文媚兰　你家在何处？

阴丽娟　（唱）諸暨县远隔在浙水之湄。

文媚兰　父亲何等样人？

阴丽娟　（唱）父阴紅討崆峒偏师独济，

却無端遭誣陷家室流离。

文媚兰　呀！

（唱）怎知道她就是阴氏之女，

惜惺惺倒叫我分外憐伊。

阴小姐且寬怀衷腸来叙，

我和你做一个閨閣新知。

〔文媚兰、阴丽娟同坐介〕

文媚兰　請問小姐，这案內有个同謀女婿鍾心，想必是小姐的尊夫了？

阴丽娟　（背供介）这“女婿”二字从何說起？

文媚兰　（背供介）看她含羞不語，此事愈發是眞的了。

輕　云　（低語介）待輕云細問她一問。（向阴丽娟）啊陰小姐，那位鍾相公何处人氏，有多大年紀？

阴丽娟　乃苏州洞庭山人氏，年方弱冠。

文媚兰　（背供介）如此說来，果然是她了。（向阴丽娟）啊小姐，你和他夫唱妇随，一定是美滿姻緣。但不知你既回乡，那鍾生却怎么不在一处呢？

阴丽娟　奴与鍾生乃表兄妹。他自去秋一别，直到如今，幷不知婚姻之事。

文媚兰　小姐与鍾生的婚事，外人尽知。怎么小姐自己終身大事，反不曉得，这是什么緣故？

阴丽娟　小姐再三追問，不知何以認得那鍾生？

文媚兰　这——（低头不語，拭泪介）

阴丽娟　呀！

（唱）直恁的太关心寻根問柢，

意含酸有多少話里藏机。

待問她忽呑声偸彈珠泪，

这春光已漏泄欲飾無詞。

奴家一时昏昧，不曾請問小姐貴姓芳名，令尊官居何职？

文媚兰　奴家文媚兰。父亲現任礼部，主試恩科。

阴丽娟　（背供介）那帕上題詩的正是她呀！我今初次相逢，不知她性情如何。但我一身落难，現在她家，且自消停，再作道理。

文媚兰　啊小姐，你今孤身遇难，且在此間暫住些时，待令尊事体平靜，再送你回去，不知你意下如何？

阴丽娟　如此深情，感銘肺腑。正是：

只緣恐惧暂相亲，

却恨桥头卖卜人。

文媚兰　薄倖兒郎芳信断，

輕　云　大家相对各沾襟。

〔同下〕

第五十九場

〔卜卦人急上〕

卜卦人　我、卜卦人。哄了阴小姐，卖与文府，兌了三十兩雪花官銀，还有十兩偏手。在家不敢停留，随同严媽媽，連夜出城，行了四五十里，严媽媽落在后面。想我这大年紀，独自一身，那严媽媽也是寡居，我們倒好做个老兩口。再說分給她的銀子豈不也成了我的？人財兩得，活該走运。等她赶来，用言語打动，料她也沒有什么不願意的吧？

〔严氏急上〕

严　氏　卜先生，你跑得眞快！把我赶得气喘吁吁。这里还僻靜，咱們到土地庙歇歇再走。

卜卦人　好吧。給我拉着馬竿。

〔严氏、卜卦人同进庙介〕

严　氏　銀子拿来，咱們好分。

卜卦人　别忙！有句話先跟你商量商量。

严　氏　有什么話？快說！

卜卦人　小老兒今年八十八，媽媽今年七十七，我是鰥夫，你是寡妇，倒好做对老夫妻。銀子也不用分，和你逃往远方，做起人家，你說好不好？

严　氏　讓我想一想。（背供介）这老瞎子眞迷了心啦。我不知見过多少人，老来倒嫁个瞎子！有啦，他旣不是好人，不免將銀子哄到手，將他撇下，竟回家乡。（向卜卦人）卜先生，你要做夫妻，你养得了我嗎？

卜卦人　有銀子还养不了老婆！

严　氏　你伺候得了我嗎？

卜卦人　拚这老命不要，准叫你滿意。

严　氏　（暗笑介）旣然如此，你先脫衣服！

卜卦人　敢情你比我还急。我这就脫。（脫衣，掉銀子介）

严　氏　什么响？

卜卦人　对不住，这是我的偏手，送給你做見面礼吧！

严　氏　好良心！你把銀子給我，先去睡下，等我关了庙門，免叫人家看見。

卜卦人　好好好，你快着点。（躺介）

严　氏　（揣銀介）大小兩包銀子都已到手。我趁此溜了吧！

（倒扣門介，下）

卜卦人　媽媽，关了門快来吧，別誤了咱們的好日子，明天要走路呢。(听介)媽媽，你怎么不答应？(慌介)哎呀！她別是跑了吧？(摸介)糟了糟了，銀子全被她拿去，可不把我气死！(摸門不开，叫介)快快救人哪，遇見賊了！

〔四校尉上〕

校尉甲　俺們錦衣衛校尉是也。奉命出城公干。来到土地庙，为何有人喊叫？进去看来。(开門进介)是个瞎子。为了何事喊人救命？

卜卦人　列位，我瞎子姓卜，有一婆子姓严，拐帶了阴都督女兒来京，央我卖与礼部文府。

校尉甲　我們奉旨捉拿欽犯的家眷。如今婆子在于何处？

卜卦人　那婆子許我同做夫妻，將銀子尽行拐去。我要到官府出首，还求列位携帶携帶。

校尉甲　一定是你二人同謀。把他先鎖了，回过本官，到文府捉人便了！

卜卦人　我是原告，怎么把我鎖了？

四校尉　还不快走！

〔四校尉押卜卦人下〕

第六十場

〔輕云、阴丽娟、文媚兰上〕

阴丽娟　萍踪虽暂合，

文媚兰　心緒各愁人。

輕　云　二位小姐想点別的事解解悶吧。你也愁，我也愁，到多会兒是个了哇！

文媚兰　你且烹些茶来，我与阴小姐叙話。

轻　云　是啦。(下)

阴丽娟　奴家身在难中，幸蒙庇护，虽为日無多，兩情正合。日来看小姐神情，不住長吁短嘆，不知是何緣故？

文媚兰　(叹介)我是心上有事的人，怎比得小姐你呀！

阴丽娟　小姐呀！

(唱)嘆弱質苦飄零身遭家难，

念双亲远别离誰与承欢？

怎比你父尊荣高門淑媛，

綺罗叢尽消受富貴悠閑。

待他年雀屏开东床妙选，

女如花郎似玉好夢月圓。

文媚兰　(唱)虽則你时运乖偶然分散，

这寃情一旦明欢繞膝前。

好夫妻巧团圓更自美滿，

怎似我恨茫茫飲泣难言！

阴丽娟　(唱)女兒家有什么深愁难遣？

端的是为伊人意惹情牽。

小姐，你虽不肯明言，我倒猜着些。

文媚兰　猜着何来？

阴丽娟　只怕这其間，你我有些瓜葛。

文媚兰　有甚瓜葛，此話怎講？

阴丽娟　非是我交淺言深。那日小姐再三追問我那鍾——

文媚兰　鍾什么？

阴丽娟　(笑介)鍾家表兄啊！看你神色之間，大有不同。那时初到府中，不便向小姐絮煩。今日話到其間，何妨各訴衷腸，又何必藏头露尾，隐忍不言？

文媚兰　（怒介）小姐，你与鍾生既为夫妇，与我何干？为何牽扯旁人，反来譏誚？

阴丽娟　（背笑介）你說我牽扯旁人，但有一物，不知小姐可还認得？（取罗帕介）請看，这是何物？

〔文媚兰惊視罗帕介〕

阴丽娟　（唱）这罗巾便是个証物明显，
况有那酬唱詩画供一般。
你二人圖好夢眞假誰見，
領群芳合讓你梅占春先。

文媚兰　（唱）这件事却叫我怎生答辯？
恨鍾生忒輕薄尽露机关。
細思量前后情令人悲嘆，
掬湘江洗不尽今日羞顏。
小姐旣知此事，我亦不必相瞞。但你說不曾与他成亲，这帕兒怎能得到你手？豈有中表兄妹涉及男女阴私的道理？

〔阴丽娟作羞状，不語〕

文媚兰　唉！我想以罗帕訂盟之时，何等珍重，不料他弃之如遺，薄倖至此，我又何顏立于人世？惟望小姐遮盖一些，奴家虽死，亦可瞑目啊！

阴丽娟　小姐休要錯疑。我和他也只私下一盟，联姻之事，其实不知。小姐之事，他不好对我明言，临行之时，遂將此帕留下，叫我細看，便知明白。这是他意欲双全，用心良苦，又安能將你抛弃，豈不是將他錯怪了！

文媚兰　听小姐之言，方知就里。我和他魂夢相亲，以身相許，若不能共踐前言，亦誓不另嫁他人了！

阴丽娟　奴家感小姐相待之情，意欲結为姊妹，生死不离；不知意下如何？

文媚兰　彼此具有同心。請問小姐青春多少？

阴丽娟　奴家一十七岁，七月初五生辰。

文媚兰　奴家也是一十七岁，四月二十六日生辰。

阴丽娟　如此姐姐請上，受小妹一拜！

文媚兰　奴家也有一拜！

〔阴丽娟、文媚兰拜介。輕云捧茶上，看介〕

文媚兰
阴丽娟　（唱）今夜里在灯前共設誓願，

結同心共生死义重金兰。

輕　云　二位小姐結为异姓姊妹，共守鍾郎，輕云也願意服侍二位小姐終身，不知您二位的意思怎么样哪？

文媚兰　你与我自幼相随，怎能舍你！

阴丽娟　是啊！慢說你家小姐不肯舍你；就是奴家，也爱你聰慧非常，舍你不得啊！

輕　云　多謝二位小姐如此抬爱！夜已深啦，請安歇了吧。

阴丽娟　啊姐姐，少时把你二人夢中的事兒，要細細告訴于我哇！

〔文媚兰、阴丽娟、輕云同笑介，下〕

第六十一場

〔四校尉带卜卦人上〕

校尉甲　奉了錦衣衛大堂之命，拘提阴紅之女，来此已是文府。門上有人么！

〔家院乙上〕

家院乙　你們是哪里来的？

校尉甲　你府中收藏犯官阴紅的女兒。俺錦衣衛奉旨前来拿人。快去通报！

家院乙　俺相爷入闈主試，关防严密，誰曉得什么阴紅的女兒！

校尉甲　瞎子，前去对話！

卜卦人　大叔，前晚送来的丫鬟，便是阴小姐。現在严婆逃走，我小老兒出首了。

家院乙　那个丫鬟便是你这瞎子引进，俺府中曉得什么阴紅不阴紅！你今反行出首，莫非要圖騙俺府中不成？

（打卜卦人介）

校尉甲　打不得。这是奉旨提人，快喚那女子出来！

家院乙　旣然如此，列位且到下面歇息片时，待我与你喚她出来。

校尉甲　这便才是。

〔四校尉带卜卦人下〕

家院乙　咳！那晚我說办不得，果然弄出事来。且去报知小姐，再作道理。（向內）輕云姐，快請小姐！

〔輕云、文媚兰上〕

輕　云　院子，出什么事啦？

家院乙　小姐，大事不好了！那日买的女子，竟是犯官阴都督小姐。如今那瞎子出首当官，錦衣衛奉旨拿人。請小姐速速做主！

〔文媚兰、輕云同惊介〕

文媚兰　有这等事！这便如何是好？輕云，快請阴小姐前来商量！

輕　云　是。（下）

〔輕云引阴丽娟上〕

文媚兰　哎呀妹子，錦衣衛奉旨前来捉拿于你！

阴丽娟　哎呀！（暈倒介）

（唱西皮倒板）

听說是緹騎到魂飞魄散，

喂呀！

似荆天与棘地無处身全。

痛严亲秉孤忠力障淮甸，

反落个叛逆名骨肉摧殘。

姐姐呀！妹子此去，决無生理。异日鍾郎之事，得蒙恩赦，你二人永遂前盟，可对他言講，妹子今生不能报他之情，只有期諸来世了啊！

（唱）但願你与鍾郎早諧姻眷，

莫念我苦命女轉把愁添。

三尺土归結了一生夢幻，

把寃魂和碧血化为啼鵑。

〔文媚兰哭介〕

文媚兰　（唱）見此情把我的肝腸痛断，

怎拋却同心侶待罪官前！

院子，你可有什么計策，打發他們回去？

家院乙　（急介）哎呀小姐啊！他們是奉旨前来，怎能打發他們回去？若不肯把阴小姐送到官前，只怕与老爷也大大的不便！

文媚兰　（慌介）这、这、这便怎么处？

家院乙　（㑳介）小姐，你不要把老爷牽連在內！

阴丽娟　姐姐呀！豈可为我一人，連累你們全家？也罢！与其出乖露丑，倒不如寻个自尽了吧。（碰壁介）

〔文媚兰抱阴丽娟同哭介〕

文媚兰　妹子，你若輕生，我又何顏独活？不如与你死在一处！

〔文媚兰、阴丽娟各欲碰壁，互抱，同哭介〕

家院乙　（慌介）小姐、这、这、这断断使不得！

〔輕云抱文媚兰跪哭介〕

輕　云　小姐不必寻此短見，待輕云替阴小姐去吧！

文媚兰　虽是你一片好心，只是我又怎生舍得你啊！

輕　云　輕云自幼蒙小姐恩养，名虽主僕，亲同骨肉。小姐今欲捐生，輕云何敢畏死！輕云此去，一来可救阴小姐之危，二来可全小姐之义。但求小姐开恩割爱便了！

家院乙　唉！小姐，难得輕云姐如此仗义，且喜那严婆在逃，瞎子不知真假，倒不如依了輕云姐吧！

阴丽娟　輕云姐，我的事情，如何連累于你，这个断然使不得！

輕　云　小姐休如此說。但願二位小姐同心共守鍾郎之盟，輕云捐此微軀，死而無怨！

家院乙　（催介）事不宜迟。小姐快請依从輕云姐主意，叫她去吧。

文媚兰　（哭介）輕云！

輕　云　（哭介）小姐！

文媚兰　我今將你割舍，出于無奈。等到老爷回来，我必要設法救你啊！

阴丽娟　輕云姐，你舍身仗义，是我莫大恩人。請上受我一拜！

〔輕云、阴丽娟同拜介〕

阴丽娟　（唱）感謝你女裙釵俠义肝胆，

拼苦李代桃僵生死交全。

家院乙　輕云姐，快随我来！

〔輕云行介，文媚兰、阴丽娟不舍，家院乙拦介〕

阴丽娟
文媚兰　輕云！

輕　云　二位小姐！

〔輕云、阴丽娟、文媚兰同哭介〕

輕　云　罢！

〔輕云、家院乙下〕

文媚兰　（唱）可憐她十余年妝台相伴，

阴丽娟　（唱）每夜里一爐香默禱神前。

〔文媚兰、阴丽娟同哭介，下〕

第六十二場

〔文岸上〕

文　岸　（引）万里鵬程齐振羽，一朝独步上青云。

下官、文岸。奉旨主試恩科，三場已畢，敬候御笔点元。不免就此俯伏金阶，听候聖裁。

明　帝　（內）阶下俯伏何官？

文　岸　臣、文岸。奉旨恩科主試，选得金陵士子齐諧，宿学鴻才，可魁天下。伏乞聖主亲裁！

明　帝　（內）中式还有何人？

文　岸　經济之才，仅得一十八名，一同进呈，候旨定夺。

明　帝　（內）宣齐諧冠帶上殿！

文　岸　領旨。聖上有旨：齐諧冠帶上殿！

〔鍾心上〕

鍾　心　策隐怀中扶聖世，云生足下步天衢。

臣、齐諧見駕，願吾皇万岁万万岁！

明　帝　（內）可將治国安邦之策，一一奏来！

鍾　心　微臣呵！（牌子）

明　帝　（內）方今賊寇猖狂，应以何术平治禍乱？

鍾　心　容奏！（牌子）

明　帝　（內）齐諧对策，果是奇才，欽賜狀元及第。其余士子，分送各部授官。領旨下殿！

鍾　心　万岁万万岁！（起立介）

〔陈方上〕

陈　方　殿上袞衣明日月，阶前帜影走龙蛇。

錦衣衛臣、陈方奏聞陛下：今有阴紅之女，即鍾心之妻阴丽娟，被人拐卖文岸家中为婢，經臣拿获，請旨定夺！

〔鍾心惊介〕

文　岸　臣奉詔入闈，恕失察之罪。

明　帝　（內）恕卿無罪。阴丽娟發錦衣衛审明收禁！

鍾　心　（跪介）臣启陛下：阴紅忠义素著，鍾心文学知名，通寇虛实，尙在未定。伏乞陛下恩准，臣願捐軀报国，扫蕩妖氛，以贖二人之罪。

明　帝　（內）齐諧文武兼全，以身許国，朕心嘉悅。即命巡按江南，兼督各路总兵，进討崆峒。欽賜上方宝劍，勅書一道，大將軍印一顆，便宜行事。阴丽娟免發錦衣衛，交司礼监暫养內廷，俟阴紅、鍾心之案辨明，仍賜鍾心为配。齐諧年少未婚，議擇大臣之女，以定好逑。

鍾　心　万岁！（起立介）

文　岸　臣启万岁：臣有一女，年方待字，合配狀元，伏乞聖恩准奏。

明　帝　（內）准奏。齐諧賜婚文氏，先行拜允，奏凱完姻。欽此。退班！

文　岸　万万岁！

鍾　心　多謝恩师岳父大人！

陈　方　恭喜狀元！文老先生，聖上既已主婚，帶携下官做个副媒如何？

文　岸　这个当得。

鍾　心　阴丽娟还望早早釋放。

陈　方　即刻送往司礼监便了。

文　岸　狀元且請游街，明早恭候。

众　　　請！

〔同下〕

第六十三場

〔吹打。四龙套引文岸上，文岸下轎介。家院乙上，迎介〕

文　岸　下官今日早朝，錦衣衛奏道，我家买阴紅之女为婢。幸蒙聖上寬仁，一概不究。家院！

家院乙　有。

文　岸　快將此事情由細細講来！

家院乙　那夜有一卖卜人，說有一女，願卖我府为婢。哪知就是阴紅之女。小姐与她結为姊妹。錦衣衛差人前来，輕云自願代替。这是以往情由，老爷詳察。

文　岸　原来輕云代替，此事愈發不可声張。只好將丽娟認为己女，若鍾心事体得明，請旨完配，連輕云一并归他便了。且喜狀元門生做了东床佳婿，又是天子主婚，非常荣幸。今他一来謁师，二来拜允。家院！

家院乙　有。

文　岸　吩咐备下鼓乐酒筵。狀元一到，即报我知。

家院乙　是。

〔分下〕

第六十四場

〔阴丽娟、文媚兰上〕

文媚兰　孽緣無故邀天賜，

阴丽娟　鸞帖何緣又錯訛！

文媚兰　妹子，我爹爹好沒分曉，忽求聖上將我賜婚什么齐狀元，这便如何是好？

阴丽娟　姐姐，那齐狀元不知与我們有甚相干，竟將輕云救下，又肯捐軀赴敌，代贖俺爹爹与鍾郎之罪。我心中倒有些疑惑起来。

文媚兰　那狀元或与令尊、鍾郎素日交好，也未可知。如今聖上旣已寬仁，异日輕云回来，那姻緣少不得还你正主。只是我孽緣强合，辜負前盟，惟有一死而已呀！（哭介）

（唱西皮原板）

　　嘆天公有意兒將人戏弄，

　　旣难諧又何必夢里相逢！

阴丽娟　（唱）巧姻緣又豈是人力能胜？

　　休道那夢是眞眞又成空。

　　这齐諧二字还須深省，

　　赴瓊林却为甚又去从戎？

方才姐姐言道，齐狀元或与家父素日交好。仔細寻思，幷無其人。况欲立功，代为贖罪，虽朋友热腸，亦不至此。他那名字，意頗双关，更不能令人無疑。

莫非就是我家表兄不成？少时到府，同姐姐在屏后偷窺，便知分曉。

文媚兰　只是你胡乱猜疑，哪有这样巧事！

阴丽娟　姐姐呀！

（唱）是和非莫爭論暫时懵懂，

屏風后細窺看便知分明。

〔同下〕

第六十五場

〔書僮上〕

書　僮　（念）書僮年紀虽小，

奴婢队里为高，

自幼相随伴讀，

挑灯洗硯勤劳，

服侍他登科及第，

我也簇新的大叔銜标。

我、新科狀元書僮的便是。我家相公改名应試，中了狀元，这还不算为奇。誰想皇帝老兒主婚，又將文府小姐賜与为配，正是他朝思慕想的夢中之人，居然到手，豈不是轉禍为福，天从人願！今日一来跨馬游街，二来到文府拜允。命我做个头导，先往文府投遞喜帖，好不兴头。話言未了，相公来也。

〔四青袍执旗引鍾心上〕

鍾　心　（唱）宫花插帽錦袍新，

馬嘶金勒踏芳塵。

紅杏枝头春意鬧，

夢中人是看花人。

下官、齐諧。狀元及第，跨馬游街。且喜丽妹暫养內廷，文小姐欽賜为婚。积岁相思，一朝如願。今者一来拜謁座师，二来登門謝允。明日就往江南赴任，进討崆峒，倘得成功，奇寃可雪。再行請旨，將丽妹迎归，与文小姐一齐完姻，可畢我平生之願矣。左右，打道文府！

四青袍　啊！

〔众圓場。鍾心下馬，四靑袍下〕

〔家院乙上，書僮投帖介，下。牌子。文岸上，迎介，同进介，鍾心拜介，坐介〕

鍾　心　忝为桃李，又辱絲蘿，皆大人再造之恩，实学生三生之幸。

文　岸　狀元英才迈世，小女得奉箕帚，为幸实多。

家院乙　酒筵齐备。

文　岸　待老夫把盞。

鍾　心　如何敢当！摆下就是。

〔吹打。鍾心、文岸重入座，飲酒介〕

〔阴丽娟、文媚兰上〕

阴丽娟　前堂鼓乐声喧，想必狀元已經上席。隐在屏后，看他究是甚等样人。

〔阴丽娟、文媚兰同窺鍾心介，阴丽娟惊介〕

阴丽娟　姐姐，你看那席上分明是鍾家表兄，哪見什么齐狀元！

文媚兰　待我再仔細看来。（又看鍾心介）果然是鍾郎。妹子，就算被你猜着了。

〔文媚兰、阴丽娟同笑介〕

文媚兰　（唱）你看他戴烏紗宮花斜插，

越显得气宇間人物高华。

阴丽娟　(唱)今日里喜揚眉高車駟馬，

远胜你夢中人霧里看花。

文媚兰　休得取笑，快回去吧。

〔文媚兰、阴丽娟下〕

鍾　心　(唱)偶听得屏帷間珮环声杂，

好風来送兰麝透入窗紗。

一霎时頓叫我情牵意挂，

咫尺里隔秋波室邇人遐。

文　岸　狀元自言自語，莫非有何心事不成？

鍾　心　(不安介)門生醉后失仪，望老师恕罪。告辞了！

文　岸　狀元說哪里話来！今日与狀元作个尽日之欢，哈哈哈……！左右，看酒！

〔吹打。家院乙斟酒介，鍾心、文岸飲酒介〕

〔捧旨官上〕

捧旨官　一封丹詔銜来急，万里金城寇起多。(闖入介)狀元接旨！

鍾　心　(跪介)万岁！

捧旨官　听宣讀。詔曰：今有崆峒兵馬圍困金陵，羽書紧急。着齐諧即日馳驛赴任，不得迟誤。得胜凱旋，另加升賞。欽此。謝恩！

鍾　心　万万岁！

捧旨官　軍情紧急，狀元作速啓程，咱家复命去也。(下)

鍾　心　門生就此告别！

文　岸　靜候捷音。

〔鍾心下〕

文　岸　老夫一向意中止有一个鍾心，却又有才無行。誰知

这狀元更胜他十倍。楊令修与鍾心二次提亲，幸喜不曾应允；若不然，豈不錯过这文武双全的風流佳婿？啊哈哈哈……！

〔同下〕

第六十六場

〔四嘍兵引賽金剛、鉄罗汉上〕

賽金剛　金陵归吾掌，

鉄罗汉　指日定中原。

賽金剛　三弟請了！

鉄罗汉　請了！

賽金剛　金陵圍困多时，不久即可攻下。聞得朝廷把一个新科狀元挂了帅印。文弱書生，怎知兵法！

鉄罗汉　二哥言得極是。且听探馬一报。

〔探子上〕

探　子　禀上二位寨主：齐諧統領大兵，直取崆峒。特来报知。

賽金剛　再探！

探　子　啊！（下）

賽金剛　我想崆峒乃根本重地，豈可有失？那齐諧远道而来，必然劳乏。我等急速赶回，夜晚偷劫他的营盤。那齐諧軍心自乱，一战成功。众嘍囉，回兵迎敌去者！

四嘍兵　啊！

〔同下〕

第六十七場

〔四龙套、四将官、中軍上，站門。鍾心上〕

鍾　心　(点絳唇)投笔班超，將壇星耀，抱雄才，六略 三韜，指日妖氛扫！

(詩)天塹長江势若分，

哪堪青海漫生塵！

書生自有平蛮策，

欲斬楼兰报国恩。

下官、齐諧。奉旨巡按江南，兼督各路兵馬，进討崆峒。賊兵圍困金陵，我却倍道直搗賊巢，此乃“伐魏救赵”之計。中軍，傳众將进帳！

中　軍　众將进帳！

四將官　参見元帅！

鍾　心　站立兩廂。

四將官　啊！

鍾　心　聞得賊人回救崆峒，金陵困解。我料他因我軍繞道而来，人馬劳倦，夜間定来劫营。你等分兵四下埋伏。只听軍中炮响，伏兵齐起，多备火炬，乱以金鼓之声，賊兵必然慌乱。你等奋勇圍攻，不許放他逃走，違令者斬！

四將官　啊！(下)

鍾　心　中軍，此处設空营一座。本部人馬，随我高崗埋伏者！

四龙套　啊！

〔鍾心上馬介，領众下〕

第六十八場

〔四嘍兵、賽金剛、鉄罗汉上，乱砍介〕

鉄罗汉　哎呀，原来是座空营，中他計也！

〔幕內炮响。二将官上，杀介，鉄罗汉敗下。賽金剛接打，敗下，二

将官追下〕

〔鉄罗汉又上，二将官追上，起打。賽金刚上，另二将官追上，围杀介，賽金刚、鉄罗汉被擒介，同下〕

第六十九場

鍾　心　（引）战鼓惊天地，奇謀泣鬼神。

〔四将官押賽金刚、鉄罗汉上，跪介〕

鍾　心　胆大賊寇！你家公主割下战袍，写下血書，請阴都督派人招降。尔等为何抗命不遵？

賽金刚
鉄罗汉　我等至今不知公主下落，哪有什么断袍血書？阴都督也不曾派人招降。

鍾　心　（惊介）此中必有蹊蹺。且將二賊押下去！

〔二将官押賽金刚、鉄罗汉下，二将官又上〕

鍾　心　众將听令！

四將官　有！

鍾　心　二寇虽擒，山中尚有余党。速速进兵，踏平山寨，随定本帅杀上山去！

四將官　啊！

〔同下〕

第七十場

〔鍾氏、乳娘上〕

鍾　氏　（唱）别离了弥勒庵路途遙远，

長日里只覚得暑热炎炎。

老身、鍾氏。多蒙女师傅留在庵中，居住甚久。今將我送下山来，言道：不日亲人相遇，骨肉团圓。說罢之后，她竟飄然而去。想她必成正果，所言自有

道理。不免向前趲行便了！

（唱）但願得退灾星骨肉相見，

　　早晚間炷名香答謝蒼天。

〔同下〕

第七十一場

〔四龙套、中軍引鍾心上〕

〔四将官上〕

四將官　崆峒已破，山寇全平。

鍾　心　拿我令箭，曉諭大小三軍：凡有投誠之人，不許杀戮。一面安撫流民，各安生業，把賊人搶来男妇一概放还。敢有無故杀人，強夺奸淫者，一律問斬！

四將官　啊！（下）

鍾　心　轉堂！

〔四龙套、中軍下。中軍上〕

中　軍　稟元帅：流民之中有兩个妇人，口称阴紅家眷，要見元帅。現在营外，請令定夺。

鍾　心　快快請进营来！

中　軍　是。（下）

〔中軍引鍾氏、乳娘上〕

鍾　氏　野多遺燼人家少，草帶余腥战骨枯。

〔鍾心看介，惊介。下位介〕

鍾　心　原来是姑母到了，快快請坐！

鍾　氏　不想是我侄兒。

〔牌子，鍾心、鍾氏、乳娘哭介〕

乳　娘　鍾相公做了高官，眞眞造化！

鍾　心　难为乳娘，多有辛苦。啊姑母，一向在于何处，今

日怎到此間？

鍾　氏　只因回轉家乡，中途与你表妹失散，又因迷失道路，行至滁陽山中，有一少年女尼，留我住下，原来她就是崆峒公主。

鍾　心　現在何处？侄兒正要見她。

鍾　氏　她將你劝降之事，一一說知。前日將我送至此間，言道：不日亲人相遇。她自飄然而去。

鍾　心　此人果是不凡。但是血書招降一事，擒住山寇，俱道一字不知，連姑父派去之人，也無下落。此中必有別情。

鍾　氏　那蔡节前为賢侄与你姑父結下寃仇，今又是他題参拿問，此事愈發可疑了。

鍾　心　如此看来，定是那厮設計陷害。待侄兒即赴金陵，將蔡节拿問，抄出血書断袍，即可究出眞情。姑母一路劳頓，請到后面歇息。

〔同下〕

第七十二場

〔場設三公案。“急急風”。四龙套、中軍引蔡节上〕

蔡　节　（詩）欲展屠龙手段精，

自来恩怨最分明；

無情只为多情种，

不許多情便寡情。

下官、蔡节。前將阴紅奏参拿問，只候鍾心到案对質。前者杭州府將鍾心解到，今文大人奉旨前来，命我与巡撫司道会审。且等众官到来，我自有道理。

〔幕內：二位大人到！〕

中　軍　二位大人到。

蔡　节　有請！

中　軍　有請！

〔文岸、一官上〕

蔡　节　二位大人！

文　岸
一　官　大人！

蔡　节　今日审理阴紅叛逆之事，只須尽法严刑，反情自然可得。

文　岸　是非自有公論。

一　官　大人見諭極是。

蔡　节　帶阴紅！

中　軍　帶阴紅！

〔差役押阴紅上〕

阴　紅　犯官告进！（跪介）

文　岸　阴紅，你身为大將，为何通同叛逆？

阴　紅　犯官受恩深重，効命疆場，只知陷陣冲鋒，怎敢勾通叛逆！

蔡　节　这不过是門面話兒。你叫女婿鍾心与賊人割袍为誓，縱令脫逃，这还不是通同反叛么？

阴　紅　此乃招安之計。

蔡　节　你招的安在哪里？

阴　紅　列位大人哪！

（唱）垂暮年赴疆場枕戈擐甲，
　　　秉丹心杀賊寇为国忘家。
　　　断袍上留血書招降非假，
　　　莫須有怎便把叛逆相加？

文　岸　且帶下去！

〔阴紅下〕

文　岸　鍾心上堂！

中　軍　鍾心上堂！

〔差役押賈俊才上，跪介〕

〔阴紅見賈俊才惊介〕

阴　紅　怎么又是一个鍾心哪？

文　岸　鍾心！

〔賈俊才不应介〕

中　軍　老爷喚鍾心，这廝裝呆，討打！

賈俊才　（慌爬介）小人不是鍾心。爷爷饒命啊！

文　岸　杭州府公文上明明写着自供眞实，如何說不是鍾心？

蔡　节　老先生，休听他胡言。（向賈俊才）呔，鍾心，你也有来見我之日么？这般花言巧語，还像从前倚仗你姑父的威風，戏弄下官嗎？好生可惡，掌嘴！

〔龙套打賈俊才嘴介，〕

賈俊才　寃枉！

蔡　节　你招也不招？

賈俊才　不知叫小人招些什么？

蔡　节　不打不招。与我打！

〔龙套打賈俊才介〕

蔡　节　問他有招無招！

賈俊才　放我起来，我有話說。

蔡　节　看他說些什么？講！

賈俊才　爷爷啊！

（唱）念無知一时間神魂顚倒，

紅鸞星未照命反把灾招。

冒名兒又誰知被名兒冒了，

假做眞眞是假眞假勾消。

文　岸　这厮不知說些什么？

蔡　节　想是又在說他的夢話，待我替你醒一醒夢。左右，把他拶起来！

〔四龙套拶賈俊才介〕

賈俊才　受刑不过，招了招了！（画供介）

文　岸　这厮旣招，且帶下去。

〔差役帶賈俊才下〕

蔡　节　阴紅若不动刑，怎肯招認？帶阴紅！

〔阴紅上，跪介〕

文　岸　阴紅，你將已获賊首，縱令脫逃，分明通同反叛。如再不招，也要动刑了！

阴　紅　大人在上，阴紅只因誤听賊人，要他全体归順。若是与賊勾通，便不应杀他片甲無存。还望詳察！

文　岸　如今賊人未降，你却难以借口。

蔡　节　哪有許多工夫。来，看大刑伺候！

〔旗牌急上〕

旗　牌　按院大人已到金陵。請各位大人出城迎接！

蔡　节　按院督兵海上，捷报不过几日，如何来的这般快速？

旗　牌　那按院好不厉害！

蔡　节　怎見得？

旗　牌　朝廷賜他上方宝劍，勅書一道。貪官污吏，先斬后奏！

文　岸　且將阴紅、鍾心收监，改日再审。各自出城迎接便了。將阴紅帶下去！

〔差役帶阴紅下〕

〔文岸、一官下〕

蔡　节　(背供介)且住！按院如此厉害，倘將阴紅之事看出破綻如何是好？(想介)有了，不免將他严刑拷問，受刑不过，自然成招。随即奏聞定罪，便是鉄案如山。左右，單將鍾心帶出监来！

〔差役帶賈俊才上、跪介〕

蔡　节　鍾心，你本罪在不赦。我今日有救你之处，你可依得么？

賈俊才　只求爷爷超生，無不从命。

蔡　节　你若將阴紅咬定，如此这般，你便是从犯，开脫你的死罪。

賈俊才　小人記下了。

蔡　节　帶阴紅！

〔差役帶阴紅上〕

蔡　节　阴紅，你女婿鍾心，我已拷出眞情。你还抵賴不成？

阴　紅　哪个是我女婿？

蔡　节　帶鍾心过来！

賈俊才　岳父，你叫我腔峒下書，暗献淮城，我已招認了。你也快快招了吧！

阴　紅　一派胡言！誰認得你这惡棍？

蔡　节　量你空口不能招認。拶起来！

〔四龙套引文岸持令箭上〕

文　岸　奉按院大人之命，提取阴紅一干人卷；幷拿犯官一名蔡节……

〔蔡节发抖介〕

文　岸　轅門听审。众軍士，放了阴紅，將蔡节拿下！

〔四龙套放阴紅、拿蔡节介〕

文　岸　左右，往內衙搜来！

四龙套　啊！（下，又上）在蔡节臥室搜出断袍血書在此。

〔蔡节发抖介〕

文　岸　將蔡节押赴巡按衙門，連同証物帶齐，听候發落！

四龙套　啊！

〔同下〕

第七十三場

〔四刀手、四龙套上，站門。鍾心上〕

鍾　心　（引）儒將風流，双印挂，文武兼籌。

下官一到金陵，即命差官將蔡节拿問，并搜查断袍血書。想必来也。

〔文岸上〕

文　岸　稟大人：断袍血書在蔡节臥室內搜出。已將蔡节拿到。

鍾　心　帶上来！

〔龙套押蔡节上，跪介〕

蔡　节　叩見大人！

鍾　心　蔡节，这断袍血書，怎会藏在你的臥室？从实講来！

蔡　节　小官一概不知。

鍾　心　（冷笑介）难道这断袍血書会飞进你的衙內？还有差官一名，哪里去了？

蔡　节　这个！小官愈發的不知了。

鍾　心　你奸謀敗露，贓証俱在，还敢抵賴？左右，看大刑伺候！

蔡　节　(慌介)請免动刑，我招就是。那送書差官被我遣人杀死，首級埋在衙后夾牆之內。

鍾　心　来，速到蔡节衙后，搜檢人头！

文　岸　是。(下)

鍾　心　蔡节呀蔡节，你枉用奸謀也！

(唱)堪笑你枉使尽謀奸計狡，

明鏡悬怎逃得魑魅山魈！

少时間上方劍將你斬了，

也是你惹大火自把身燒。

〔文岸持人头上〕

文　岸　在蔡节衙后牆內掘出人头，呈驗。

鍾　心　人头撤下。將蔡节釘肘收监！

〔四刀手押蔡节下〕

鍾　心　此案情节已明。但不知如何又有一个鍾心？左右，帶鍾心！

〔差役帶賈俊才上，鍾心看賈俊才惊介〕

鍾　心　呀，如何竟是賈俊才！欽犯重罪，不許抬头！

〔四龙套喊堂威介〕

鍾　心　我看你原招之內，道你不是鍾心。但如何被获，从实招来，开脱于你。倘有半字支吾，王法如爐，豈能容你！

賈俊才　爷爷，小人叫賈俊才，乃鍾心之友，是个假鍾心。

鍾　心　为何做假？

賈俊才　这原是小人的不是。

鍾　心　任你不是，总沒有謀反的不是罪大。快快实供，与你做主！

賈俊才　小人向与鍾心在虎邱寺讀書，因昆山文学士要招鍾

心为婿，亲自来訪，恰巧鍾心不在寓中，就被小人冒認下来了。

鍾　心　(点头介)后来呢？

賈俊才　文学士虽然瞞过，不知怎样被小姐看出破綻，和丫鬟輕云定計，夜晚之間，將我哄过大船，当賊拿住，不許片刻停留，我才远方逃走。亲事不曾到手，誰知那眞鍾心犯罪在逃，竟將我冒名的拿去頂缸。(哭介)小人实实的寃枉啊！

鍾　心　(背供介)不料賈生如此奸險！怪道文公后来忽然变卦。你抬起头来，認我一認！

〔賈俊才抬头見鍾心，惊介〕

鍾　心　賈俊才，我和你朋友相交，为何生此歹意，騙我婚姻？今在我案下，还有何言？

賈俊才　(叩头介)求朋友老爷念旧日之情，开天地之恩吧！

鍾　心　当初蔡节將他女兒如花假做夢中之人，騙我成亲，以致釀成奇禍。今蔡节虽已正法，但他女兒無罪。也罢！就將那假美人配你这假鍾心，倒是天生一对。下堂去吧！

賈俊才　多謝朋友老爷！慚愧呀慚愧！(下)

鍾　心　快請阴老爷更衣，进衙相見。轉堂！

〔四龙套、文岸下〕

〔阴紅上〕

阴　紅　余生才一綫，壯气尙凌云。
原来是賢侄。老夫九死一生，今乃如夢方覚矣。

鍾　心　姑父蒙寃，侄兒已經上奏。想不日有聖旨到来。姑母現亦在此。請到后堂相見便了。

〔同下〕

第七十四場

〔四小太监引司礼监上〕

司礼监　咱家、司礼监总管是也。前者阴紅之女阴丽娟，發交咱家，留养內廷。現經齐巡按將阴紅、鍾心一案冤情辨明稟上，阴紅与文岸皆已回京，聖上升阴紅为兵部尙書，其女丽娟，仍賜与鍾心为配，即在阴尙書家入贅。又命大学士文岸送女与齐巡按成婚，命咱家分別傳旨。阴尙書那里，已經傳过聖命；还要到文府走走。孩子們，打道文府！

四小太监　啊！

〔众圓場〕

〔院子上〕

小太监　司礼监公公到！

院　子　有請老爷！

〔文岸上，迎接介，司礼监进介，坐介〕

文　岸　公公龍临，必有所为？

司礼监　咱家奉万岁口詔，命你將令嬡擇日送与齐大人成婚。文老先生，还給您帶个喜信，听說齐大人近日封侯，您令嬡便是侯爵夫人，豈不是大大一喜！

文　岸　多謝公公！但不知小婿何日还朝？

司礼监　大概婚期不远。咱家奉旨还要在三百里郊迎。彼此事忙，我要告辞啦。

文　岸　奉送！

〔文岸送介，司礼监、四小太监下〕

文　岸　聞得丽娟仍賜与鍾心为配。她現在我家，須要向阴年兄說明才好。家院，到阴尙書家去者！

〔同下〕

第七十五場

〔阴紅上〕

阴　紅　（引）奇寃一旦雪，大节秉千秋。

〔院子暗上〕

下官、阴紅。多亏鍾家内侄剿灭崆峒賊寇，辨明寃枉，内陞兵部尙書之职。鍾心特授翰林。蔡节依律正法。为此与夫人一同进京。面聖之时，頗蒙恩眷。只是丽娟孩兒遭此变故，暫养內廷。現奉聖旨，着下官帶領鍾心引見，即命与丽娟婚配。我想鍾心已改名齐諧，又蒙賜婚文氏，哪得又有一个鍾心？也曾与夫人商議，毫無善策，这却如何是好？

〔家院引文岸上〕

家　院　里面哪位在？

院　子　什么人？

家　院　礼部文大人拜。

院　子　請少待。啓老爷：礼部文大人拜。

阴　紅　有請！

院　子　有請。

〔阴紅出迎，同进，坐介〕

阴　紅　小女前扰尊府，尙未趋謝，何敢辱駕光临！

文　岸　小弟一来賀年兄之喜，二来报令嫒之信。乞退左右，以道其詳。

阴　紅　迴避了！

〔院子、家院下〕

文　岸　年兄可知奉旨查拿，交司礼监收养的是誰？

阴　紅　正是小女。

文　岸　（笑介）那不是令嫒！

阴　紅　怎么不是？

文　岸　年兄啊！

（唱）提起此事眞虛謊，

詎夢功高比紀信强。

桃僵李代誰猜想，

避秦人还在武陵藏。

阴　紅　听兄之言，莫不成有人替代了小女？又說什么“避秦人还在武陵藏”，难道小女藏在别处？叫人甚是糊塗，还乞明道其詳！

文　岸　令嫒一到舍間，与小女兩意相投，結为姊妹。那日錦衣衛拿人，令嫒迫欲自尽，小女不忍，遂將侍婢輕云替代去了。

阴　紅　有这等事！小女蒙令嫒如此周全，眞乃再生之德也。啊年兄，可曉得奉旨迎娶的鍾心他是哪个？

文　岸　小弟早已見过，如何不曉得？

阴　紅　年兄向日見的哪是鍾心！

文　岸　（惊介）怎么不是？

阴　紅　年兄啊！

（唱）东施效颦西施样，

粉飾無鹽貌王嬙。

你暗中摸索把婿相，

錯認刘郎做阮郎。

文　岸　如此說来，小弟初时所見，竟是假鍾心。又說“暗中摸索把婿相”，难道聖上賜婚的齐狀元，倒是眞鍾心不成？此言令人难解。請年兄細道其詳！

阴　紅　年兄初到吳門訪婿，鍾心适往小弟衙中，却被同窗

賈俊才窃取詩文，假冒前来，年兄竟被他瞞过了。

文　岸　啊，有这等事！

阴　紅　那眞鍾心因为避禍，改名齐諧，得中狀元。令嬡奉旨賜婚的就是此人。

文　岸　(点头介)我原道似鍾心文才，天下哪有第二个！但有一件，鍾心改名齐諧，今又宣鍾心面駕，更將何人应詔？誠恐种种欺君，其罪不小。不但年兄辯枉除奸，总皆虛誑；就連小弟拔选眞才，也变为党同了。

阴　紅　小弟正为此事，大大为难。

文　岸　(想介)据弟想来，如今倒要个假鍾心，將輕云娶回，便可無事了。

阴　紅　(沉吟介)此事豈可謀之外人？除非竟叫小女改扮男装，將輕云迎回，随即托辞归省，上表辞官，以灭其迹。

文　岸　如此甚妙。但怕齐狀元聞知此信，又要多出事来。何不就將令嬡迎送上前，說明就里，方可安全。

阴　紅　倒也使得。只是小女承令嬡大德，焉有占先之理？

文　岸　也罢！小弟既屈令嬡为女，今將小女拜在年兄膝前，就煩年兄年嫂主婚，將她姊妹二人一同送去，省得先后大小，彼此推讓。

阴　紅　这却甚好。令嬡大德，我老夫妇也应面謝。

〔院子、家院上〕

阴　紅　快快搭轎到文府迎接二位小姐！

院　子　是。(下)

文　岸　小弟告辞了！

(唱)这一段巧姻緣翻新花样，

阴　紅　(唱)本是眞反做假錯乱阴阳。

〔分下〕

第七十六場

〔老太监上〕

老太监　滿朝齐喝彩，爭看綠衣郎。

适纔鍾翰林面駕，龙心欢悦，就是滿朝文武，都道他文采風流，更胜过齐狀元許多。万岁命咱家等候他亲迎。时候也快到啦。等我問問。孩子們，阴小姐打扮好了沒有？

众　(內)齐备多时了。

老太监　小心伺候着。远远望見，鍾翰林来也。

〔吹打。阴丽娟扮鍾心上，二轎夫上〕

老太监　恭喜翰林！这御賜亲迎，可是从来少有。

阴丽娟　多謝公公照看美意。

老太监　好說好說。孩子們，攙扶阴小姐上轎！

〔四丫鬟扶輕云上，上轎介，下，阴丽娟随下〕

〔老太监下〕

第七十七場

〔文媚兰上〕

文媚兰　每日相随星拱月，今朝誰識女为郎。

适才丽娟妹子，假扮鍾郎，随义父入朝，迎娶輕云去了。此事幸把外人瞞过。今晚洞房花燭，我与丽妹商量，以假做眞，与輕云做耍。外面鼓乐声喧，想必来也！

〔吹打。二轎夫、輕云，阴丽娟上。輕云下轎，阴丽娟下馬介。輕云欲出，文媚兰拦住，带門介，下〕

阴丽娟　(背供介)媚兰姐姐竟把門帶上了。她叫我与輕云做耍。羞人答答，我是怎样开口？(想介)也罢！他如今是我，我是鍾郎，把当日鍾郎的神情，我且学上一学，虽是假的，也小小討些便宜。我先把盖头取下再講。

〔阴丽娟除輕云盖头介，輕云羞介，低头側坐〕

阴丽娟　妹子，往日凄凉，今宵欢庆，怎么倒害起羞来了！
(唱)曾記得去年时并头花放，
拜双星訂密誓几許情腸。
今日里才勾消相思魔障，

〔輕云不理，阴丽娟用手撫摩輕云介〕

阴丽娟　(唱)趁良宵共衾枕暖玉温香。
妹子，夜深了，請睡吧！

〔阴丽娟撫輕云肩，輕云躲介〕

輕　云　你且細認一認，可是你妹子，不要認錯了！
阴丽娟　(暗笑介)不是妹子，还有何人？
輕　云　(唱)怎便把夢中人全然遺忘？
阴丽娟　那夢中之人，此时提她做甚？
輕　云　(唱)可記得遞情詩亏誰帮忙？
阴丽娟　这是别人的閑事啊！
輕　云　(唱)百花阴曾許下風流孽障，
阴丽娟　(点头暗笑介)下官一时忘怀了。

〔輕云怒介〕

輕　云　(唱)尽花言都成謊薄倖兒郎！
阴丽娟　别人的話，暫且不要提它。且和妹子安寢了吧！
輕　云　(拂袖介)哪个是你妹子！难道連人也認不得了？

〔文媚兰暗上，听介。阴丽娟笑介〕

阴丽娟　下官倒認得。只是妹子你有些不認得了。抬起头来，

认一认是你哥哥不是？也不要认错了！

輕　云　(惊介)呀！难道又一个假冒的不成？

阴丽娟　哈哈哈……！

文媚兰　(进門介)輕云，你看他是何人？

輕　云　(回头看介)哎呀，原来是阴小姐呀！(羞介，跑下)

〔阴丽娟扯文媚兰袖介〕

阴丽娟　文小姐，你也要陪我来呀！

〔文媚兰、阴丽娟同笑介，下〕

第七十八場

〔鍾心原人上，書僮随上，圓場。牌子〕

众　　　前面已是东光驛。

鍾　心　人馬列开！

众　　　啊！

鍾　心　此地可有什么住处？

中　軍　有座叢林，名曰"淨業禪寺"。

鍾　心　軍士在林外駐扎，本帅在寺中歇宿，就此安营！

众　　　啊！(下)

〔鍾心入寺介，僧人上，迎接介〕

鍾　心　今晚权借宝刹，不消在此承应。

〔僧人下〕

鍾　心　(望介)"弥勒殿"。唔呼呀！我想起在虎邱寺讀書之时，書齋在弥勒殿后。今日致身荣显，恰又来在这弥勒殿上。前因后果，無非我佛慈悲。待我虔誠礼拜，以答宏恩。

〔吹打。鍾心拜介〕

〔中軍上〕

中　軍　聖旨下。

鍾　心　香案接旨！

〔四小太监引老太监上〕

老太监　聖旨下，跪！

鍾　心　万岁！（跪介）

老太监　听宣讀！詔曰：尔江南巡按、挂大將軍印齐諧，扫蕩崆峒，辨明忠佞，其功甚偉，加封平逆侯。今遣司礼监齎詔前往，代朕郊迎，仍勅駐軍郭外。文武百官，亲迎入朝。賜婚文氏，已命大学士文岸擇日送往成礼。欽哉。謝恩！

鍾　心　万万岁！（起介）公公远来，多有辛苦。

老太监　岂敢！君侯为国宣劳，可敬可賀！

鍾　心　不敢！备下酒筵，与公公洗塵。

老太监　聖上立等复命，不敢久停。告辞了！

〔鍾心送介，老太监、四小太监下〕

〔幕內：阴尚書、阴夫人到！〕

鍾　心　有請！

〔阴紅、鍾氏上〕

阴　紅　星前双駕鵲，

鍾　氏　月下幷栖鸞。

鍾　心　姑父、姑母在上，侄兒拜見！

阴　紅　今乃良辰吉日，我夫妇特地送亲前来，又是賢侄凱旋之日，晉爵之荣，正好共完花燭。

鍾　心　遵命！

阴　紅　儐相，贊礼上来！

〔儐相上〕

儐　相　伏以：

夢豈無因至，
緣从夢里生；
痴人休說夢，
二美自鍾情。

攙新人！

〔三丫鬟攙文媚兰、阴丽娟、輕云上〕

儐　相　拜天地！拜高堂！夫妻交拜！攙入洞房！

〔三丫鬟攙文媚兰、阴丽娟、輕云下，鍾心随下〕

阴　紅
鍾　氏　哈哈哈……！

〔尾声，同下〕

統一書号：10071·416
定　价：(7) 0.41元